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开展
百万签名运动
反对
《教育大蓝图》

雪兰莪暨吉隆坡华校董事联合会出版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反对《教育大蓝图》

- 出 版 : 雪兰莪暨吉隆坡华校董事会联合会
Gabungan Lembaga-Lembaga Sekolah-Sekolah China Sel. & W/P K. L.
No. 10-3, Jalan 9/23A, Medan Makmur,
Off Jalan Usahawan, Setapak,
53200 Kuala Lumpur.
Tel: 603-4142 2960, 603-4142 1960
Fax: 603-4142 4381
Website: www.djz.edu.my/selkldonglian
E-Mail: selkldonglian@gmail.com
- 印 刷 :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45169-K)
No.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 出版日期 : 2015年6月12日
国际书号 : 978-967-13166-3-4

(非卖品)

目录

前言	i
----------	---

总结汇报及新闻发布会

一、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在“5·31”华教救亡大集会的讲话	1
二、“5·31”华教救亡大集会议决案	8
三、张守江律师在“5·31”华教救亡大集会的讲话	9
四、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为向联合国机构提呈请愿书 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17
五、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为向政府首长、部长及国会议员 提呈备忘录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27

呈备忘录

一、呈政府首长、部长及国会议员有关反对《教育大蓝图》 之百万签名运动备忘录（马来文）	35
二、呈政府首长、部长及国会议员有关反对《教育大蓝图》 之百万签名运动备忘录（华文）	77

呈请愿书

- 一、呈联合国机构之请愿书：马来西亚母语教育权利遭受侵犯（英文） 101

- 二、呈联合国机构之请愿书：马来西亚母语教育权利遭受侵犯（华文） 125

历史图片及剪报

- 一、“5·31”华教救亡大集会 145

- 二、百万签名运动花絮 149

前言

近年来，华教抗争运动高潮迭起。作为维护华教的最高机构董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在2012年发动了5场华教救亡包括反对《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的大集会。2013年，董总召开了“7·28”华团大会，反对执政当局抛出《教育大蓝图》以推行单元教育及不利于母语教育的政策与措施，接着展开百万签名运动，誓向国内政府部门直至对外向联合国有关机构，表达捍卫与发展母语教育、华文教育以及多源流教育的正当权利的决心，而董总领导人主席叶新田、署理主席邹寿汉等正是站在这场华教抗争运动的前列。

众所周知，董总为反对《教育大蓝图》而展开百万签名运动，这是一项华教抗争史上空前的壮举，尽管得到各界特别是华社的广泛支持及热烈响应，却受到一贯推行单元教育政策的种族极端主义和权贵集团的记恨，以及其帮凶包括利益集团和文化打手的内外夹攻。正是由于后者的缘故，一年前，董总前所未有的“董总纷争”与“逼迫叶邹下台”的严重事变即上演了，至今越演越烈。

必须指出，“董总纷争”与“逼迫叶邹下台”的导演者并不公开挑战“反对《教育大蓝图》的百万签名运动”，而是先把这个焦点模

ii · 董总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反对《教育大蓝图》

糊和隐蔽起来，然后运用转移视线和舆论误导的诡计，提出各种各样的伪命题，挑起纷争，从而尽量抹黑、污蔑、辱骂，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击并逼迫叶邹两位领导人使其下台，以便达到搞垮“反对《教育大蓝图》的百万签名运动”和变质董总的阴谋目的。

人们看到，百万签名运动刚开始，他们便指鹿为马，把只有私立马来中学批文的新开办的关丹中学，说是“华文独中”且要参加“独中统考”，硬要叶邹两位无条件承认和接受。叶邹不愿就范，就遭到关丹中学董事长华总会长方天兴及华总属会某些“有头有脸”者一波又一波的抹黑、污蔑和叫嚣下台，加上无行文棍的口诛笔伐。2014年6月，董总秘书长傅振荃炮制《董总发言人机制草案》，要限制和剥夺主席叶新田的发言权力，但草案被董总中委会否决，傅振荃一伙于是与外面华团（例如教总、雪华堂、林连玉基金等）的头头，里应外合，狼狈为奸，出阴招、搞闹剧，煽动罢免署理主席邹寿汉，制造董总常委会、中委会、特别会员代表大会（特大）等相继流会，鼓动对叶新田主席不信任等等，一再闹事，不一而足。踏上2015年，在外面种族极端主义和权贵集团的暗中策动下，傅振荃在董总现有32中委及某些退任中委之中，拉帮结派，组成所谓“18人集团”，阴谋成立“新董总”（伪董总），以便招引注册官插手对付董总，事态危急，叶邹两老不能不诉诸法律途径保护董总。从今年1月20日高庭审讯至今，傅振荃一伙在外部权贵集团及其帮凶支持下，无法无天：擅自召开非法会议；5月7日黑夜闯入董总大楼，偷搬文件，接着强行占领董总大楼，拒不退出。他们还撤销20万元（令吉）的百万签名运动经费预算，宣布这项运动已停止，并撤除董总的有关网上签名项目。更甚的是，他们不顾法官谕令，于6月10日擅自成立非法的所谓“新董总”（伪董总），傅振荃霸住秘书长宝座，推出新主席陈大锦，署理主席刘利民及包揽其他要职，公然分裂董总。6月14日，叶新田遵守

庭令，召开由法官指定的25位中委会议，但需按董总章程17人出席方为合法。是日叶新田因病无法出席以主持会议，委托署理主席邹寿汉代理；开会时间已过，出席者仅14人，邹寿汉宣布流会，傅派人马立即发难，把邹寿汉推撞击伤倒地，造成董总有史以来首宗会场暴力事件；这之前，傅派4名并非合法中委为凑足17人数，企图闯入会场，强行冲击纠察防线，制造了肢体冲击事件并导致多人受伤。傅振荃一伙在制造了这一系列暴力事件后，竟霸占会议室，召开他们的非法“中委会”，把10日非法成立的所谓“新董总”略作修饰，硬说是从此“合法”了，其分裂董总和残害华教的恶劣行径，暴露无遗。纵观这一年来上演的“董总纷争”与“逼迫叶邹下台”的种种闹剧、丑闻和分裂派所犯下的罪行，不由得广大爱护华教人士无不为之愤慨不已。

至于被有心人模糊了焦点的百万签名运动，却如大江东流不可阻挡。不妨引用叶新田博士今年在吉隆坡天后宫“5·31”华教救亡大集会上所说：“虽然这期间遭受到各种的阻力包括一部分的华团以及董总内部一批夺权分子的杯葛、抽后脚等阻拦，但都阻挡不了全国各地百万签名运动轰轰烈烈而又波澜壮阔地开展。人们不分男女，上自高龄老者，中至青壮年，以至年轻一代，纷纷踊跃签名；犹有进者，社会名流以至草根大众，也义不容辞地签了名。另一方面，人们更自发自觉、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地在花园家居、办公楼、新村，以及其他各种场合包括宴会、集会、购物中心、商店、巴刹、流动夜市等等，收集签名。在收集签名的行动中，出现了不少无名英雄，仅以个人收集的签名数量而言，为数在百人、千人以上的就不在少数，甚至万人以上的记录也有。总之，在2千8百多个华团及将近百万热爱华教人士的支持下，今天，我们要向全国，特别要向华社发出公告，反对《教育大蓝图》的百万签名运动已成功的进行，并且在此“5·31”

iv · 董总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反对《教育大蓝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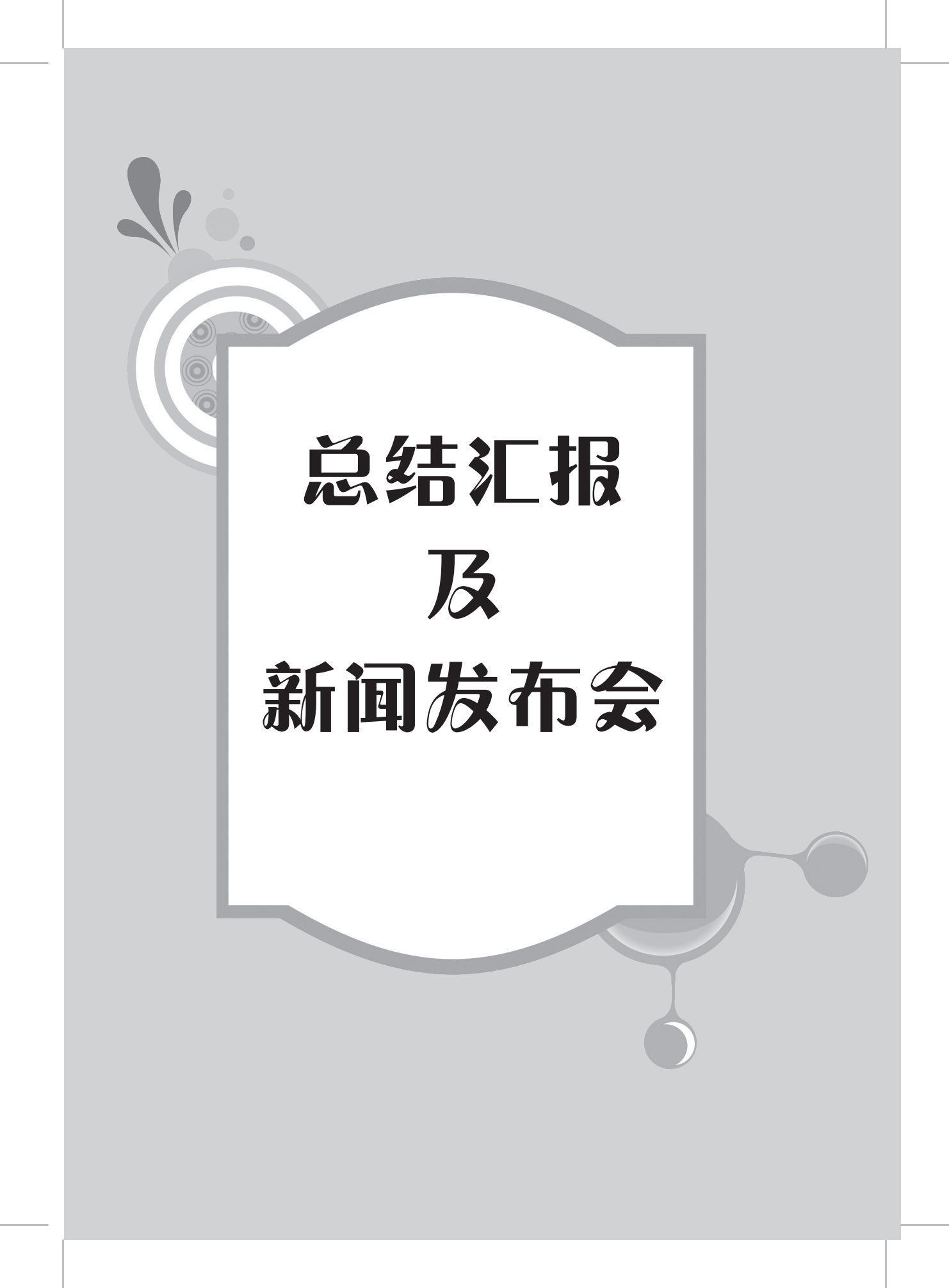
华教救亡大集会上宣告第一个阶段的胜利结束。这是华教抗争运动上史无前例的壮举，我们要为此倍感自豪！”

出版此书，在于为叶新田、邹寿汉领导下的董总所开展的百万签名运动以反对《教育大蓝图》的这项华教抗争运动壮举，留下应有的尽管是简略的记录，但愿它有助于促进今后华教抗争运动的继续发展壮大。

(2015-06-14)



“5·31”散会后，群众在天后宫前面广场合影。前排中坐轮椅者为爱护华教捐献百万以上财产的老太太黄迺莱；其左后方肩负公事包者为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



**总结汇报
及
新闻发布会**

总结汇报及新闻发布会

一、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在“5·31”华教救亡大集会的讲话.....	1
二、“5·31”华教救亡大集会议决案.....	8
三、张守江律师在“5·31”华教救亡大集会的讲话.....	9
四、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为向联合国机构提呈请愿书 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17
五、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为向政府首长、部长及国会议员 提呈备忘录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27

一、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 关于《教育大蓝图》 百万签名运动 总结汇报

时间: 2015年5月31日(星期日) 下午1时

地点: 吉隆坡天后宫

称呼

(从略)



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

一、百万签名运动的总结汇报

2013年7月28日在吉隆坡中国小学我们召开华团大会, 又称“7·28”华团大会, 当时有1千1百个华团的2千名代表, 决定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及向联合国呈交抗议书。此后经过了将近2年的努力, 我们的百万签名运动目前已经收集到95万人以上的签署以及2千8百多

2 · 董总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反对《教育大蓝图》

个华团联署，基本上可说已达到了目标，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

虽然这期间遭受到各种的阻力包括一部分的华团以及董总内部一批夺权分子的杯葛、抽后脚等阻拦，但都阻挡不了全国各地百万签名运动轰轰烈烈而又波澜壮阔地开展。人们不分男女，上自高龄老者，中至青壮年，以至年轻一代，纷纷踊跃签名；犹有进者，社会名流以至草根大众，也义不容辞地签了名。另一方面，人们更自发自觉、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地在花园家居、办公楼、新村，以及其他各种场合包括宴会、集会、购物中心、商店、巴刹、流动夜市等等，收集签名。在收集签名的行动中，出现了不少无名英雄，仅以个人收集的签名数量在百人、千人以上的就不在少数，甚至万人以上的记录也有。总之，在2千8百多个华团及将近百万热爱华教人士的支持下，今天，我们要向全国，特别是向华社发出公告，反对《教育大蓝图》的百万签名运动已成功的进行，并且在此“5·31”华教救亡大集会上宣告第一个阶段的胜利结束。这是华教抗争运动上史无前例的壮举，我们要为此倍感自豪！

在此，让我们进一步宣布，我们将把这2千8百多个华团以及将近百万名联署的心声和意愿凝聚为备忘录，呈交马来西亚教育部、首相及全体国会议员，要求我国政府重视这百万人的反对声音，立即采取行动，检讨及修订《教育大蓝图》内各种不利于母语教育发展的条文、政策和措施。

我们也在此庄严的宣布，今天，5月31日在吉隆坡天后宫举行的这场反对《教育大蓝图》的汇报会，将成为一个新的起点，促成全国人民今后继续关注及监督政府是否有真正的去检讨及修订《教育大蓝图》不利于母语教育的政策或条文。

我们也要在此宣布，我们要向联合国有关机构提呈对《教育大蓝图》歧视及压制母语教育的申诉，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人权理事会能够关注这种情况，并采取正义的立场与行动，制止马来西亚继续推行单元主义的教育政策。

二、为什么要反对《教育大蓝图》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政府推行与建立单一语言教育制度的政策，华校遭到第一波“改制”浪潮冲击，教育部长可以随时把华小改为国小；华文中被迫改为英文国民型中学，另一部分华文中学不愿改制，则被边缘化而沦为“独立中学”（独中）。

经过三四十年的单一语言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当今华校面临第二波“改制”浪潮冲击。当局推出的《1996年教育法令》于1998年1月1日起实施。该法令宣称国家的教育哲学已将“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最终目标”，变为“现行目标”，除非得到教育部长豁免，今后所有教育机构必须使用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并取消“国民型中学”的法定地位。然而这时，由于华社对华小的热爱以及独立中学在复兴运动之后发展迅速，当局认为“有违国民团结”，便加紧推行其单一教育政策。因此最后让《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出笼了。它公开宣示,要在12年内,分三个阶段实施以下政策措施：

第一阶段（2013年至2015年）

- A. 规定所有幼儿园必须逐步实现以国语（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

4 · 董总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反对《教育大蓝图》

- B. 以“巩固国语”为名，在华小和淡小实施与国小同样的国文科课程、教材和考试，大幅度增加国语课时。
- C. 将把华小的“政府资助学校”法定地位改制为“政府学校”，有关华小的学校拥有权就属于政府，华小的主权丧失。

第二阶段（2016年至2020年）

- A. 重新实施“学生交融团结计划”，规定一切会议、活动仪式、声明等等，都必须以国语（马来语）进行，以进一步蚕食华小和淡小的母语教育办学本质与特征。
- B. 重提“宏愿学校计划”，以便把各源流小学集中在同一个校园，最终把华小和淡小的媒介语改为国语而成为国小，实现单一源流学校制度“最终目标”。
- C. 提出合并、关闭微型学校的措施，以进一步减少华小、淡小的学校数量；以搬迁微型学校的方式取代增建新的华小、淡小；完全漠视制度化拨款拨地增建华小、淡小的民间诉求。
- D. 强行“巩固国语和加强英语”政策，把绝大部分教育资源分配给国小和国中。

第三阶段（2021—2025年）

实现国小和国中成为所有家长的首选学校，并检讨“多源流学校的选择”和“国家教育体系结构”。这意味着当局将检讨华小、淡小等的法定地位和存在价值。

由上可见，《教育大蓝图》的实现，今后只有国民学校系统一枝独秀、欣欣向荣，而多元教育源流的华校、淡米尔学校、人民宗教学校或教会学校等等，将被边缘化以至消亡。

有需指出，第二波改制浪潮比第一波来得凶猛异常。对华文教育而言，这第二波是要把华教连根拔起。在这个历史关头，每个爱护华教的人们，都在经受历史的考问，你要站在哪里？是站在“捍卫华教”这边，还是视而不见，让华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消失？

三、捍卫华教运动的新兴力量

我们有需再度强调，有压迫必有反抗，在华教危急之际，华社各界掀起的抗争浪潮是波澜壮阔、一浪高过一浪的。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公开媒体受到多方的限制而未能对“捍卫华教、保卫董总”运动，作出应有的正面报道；但是在网络上以及草根大众方面，则是此呼彼应地发出排山倒海的“捍卫华教”以及反对《教育大蓝图》的呼声和呐喊。例如，除了爱护华教等组织之外，由网民自动发起的反对《教育大蓝图》的名之为《阳光行动》，突出地把广大年轻群体吸引到反对《教育大蓝图》的正义洪流中来，这是必须给予大书特书的新生力量登上舞台的明证。

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华教抗争的正义行动却也遭遇到有心人的蓄意搞乱、分裂和破坏，特别是董总内部一小撮分裂分子对《教育大蓝图》的抗争和百万联署运动不仅不积极参与，反而把这些华教抗争的焦点，转移视线到所谓“董总内乱”、“人事纠纷”上，要董总领导人下台等等的倒行逆施，这正迎合了种族极端主义和推行单元主义教育者的目的，也转移了华社反对《教育大蓝图》抗争运动的视线。另

6 · 董总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反对《教育大蓝图》

有一些别有居心者却借用政党势力，企图控制各州董联会，以便进而瘫痪和变质董总，为反对多元教育的权贵集团效劳。对此，我们必须加倍警惕！

四、新形势下的华教抗争与未来展望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种语文、多种源流学校及多种宗教信仰的国家。因此，教育部当局理应采取多元团结与共存共荣的政策，不应紧紧抱着单元主义教育和民族同化的政策，一意孤行。

推行单元政策的《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关系到各族母语教育和人民权益，关系到各族和谐共处、共同进步、共同建设国家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时，也关系到国家宪法明文保障的各族权益和基本人权！因此决不能等闲视之。各民族母语教育和各源流学校，是国家的宝贵资产和优势，绝不应被视为国民不团结的根源。

摆在我们面前有三项迫切而艰巨的工作：其一，董总发动百万签名运动，坚决反对《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内不利于母语教育的政策和措施的工作，是要深入人心绝不能半途而废的，这是今后华教救亡运动的中心任务和工作。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争取统考受承认、开辟关中报考统考的通道以及保护全国60所华文独中不致遭受第二次改制危机的威胁。我们更要为新纪元升格为大学而作出不懈的努力，为华社所热望的高等教育的建设做出贡献。

各位，反对《教育大蓝图》的运动，已经成了一块试金石，一面照妖镜！谁是真正在捍卫华教？谁在贼喊捉贼？谁在袖手旁观？谁在制造混乱？在这面镜子面前都将无所遁形，历史会牢记，人民也会牢记！

在场各位，我们必须谨记华社先贤200年来和董总60多年来捍卫华教的坚定立场和奉献，谨记华社对华教的祈望与委托，绝对不能动摇、妥协或变节。一切华教工作者也必须谨记对华教和华裔子子孙孙的责任、承诺和誓言。我本人必须在此强调，董总当前内部出现的纷争，绝不是什么个人权力之争，这是捍卫董总章程、维护华团传统、保卫华教生存与发展与否的原则立场之争；是多元国度的我国必须推行多元团结的教育政策，扬弃单元主义政策的国家教育前途之争。在这大是大非面前，我不能退却逃跑，我们搞的是捍卫华教运动，假如是出卖华文教育的，贴钱给我做主席，我也不会做，我绝不计较自己的董总主席职权的得失，我必须同大家站在一起，与母语教育、多元教育的时代洪流共同前进！

最后，我要与大家共勉：对待破坏最好的答覆是建设！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有顽强坚韧的生命力，越遭打压，越受威胁，越能承受压力，也越能团结一致，发奋图强，继续前进，进行抗争与建设。

谢谢大家！



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在“5·31”华教救亡大集会上慷慨发言之场面。

8 · 董总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反对《教育大蓝图》

二、阳光行动“5·31”华教救亡大集会

日期：2015年5月31日 时间：下午1时正 地点：吉隆坡天后宫

大会决议案

- 1、坚决反对《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内不利于母语教育的政策与措施，将华教救亡运动进行到底！
- 2、捍卫华教，维护董总；抗议政党操控董总及危害华教。

通过决议案之历史镜头



台上



礼堂所见

三、 在吉隆坡天后宫 “531阳光行动·华教救亡大集会” 讲词

~ 张守江律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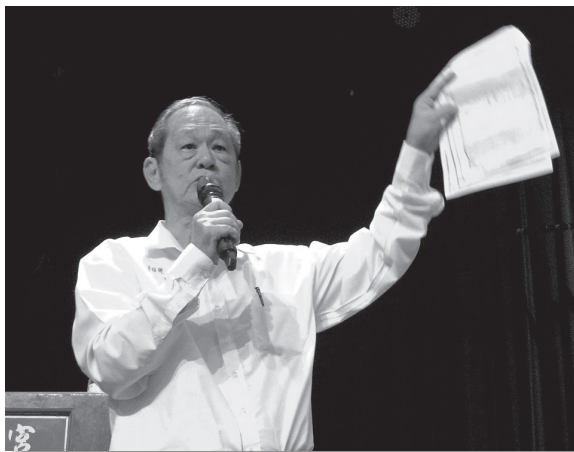
31. 05. 2015

A. 董总风波事件的由来

- 1, 董总风波事件主要的起原是出自于关丹中华中学的学生可否参与独中统考。
- 2, 虽然以Tan Sri方天兴为首的关中校董们硬拗关中是华文独中, 可以参与60间独中的统考, 但是, 董总领导人叶主席强调关中不是华文独中, 不能参与统考。除非教育部修改关中批文, 否则, 允许关中学生参与独中统考是违法的。而违法者便是主办统考的叶主席, 除了本身要面对坐牢和罚款的刑罚之外, 统考也可能因违法而被勒令作废, 董总的注册也可能被撤消, 结果是很严重。要参与统考, 必须修改批文, 或先得到教育部, 教育局考试总监的书面批准。

10 · 董总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反对《教育大蓝图》

- 3, 即便如此, 关中的校董们, 还是以独中的名义向华社筹款建校, 扬言关中是独中, 夸下海口, 学生定可参与统考。再加上董总一部分不满叶邹的成员, 由董总秘书长制造发言人机制, 要规定, 主席对外发言须经秘书长核准, 企图阻止主席暴露关中批文的真相。



张守江律师: 请看, 关中就不是华文独中!

- 4, 当关中批文真相暴露后, Tan Sri方天兴便改口说, “一边建校, 一边争取批文修改”。当争取批文修改失败后, 又改口说, 正副首相已口头答应让关中生参与统考, 但正副首相的口头承诺不符合教育法令69(1)条文, 不值钱, 不可靠。
- 5, 于是, 为了转移这场争议的焦点, 便欣起铺天盖地, 偏颇不实的舆论逼主席接受关中学生参与统考。更通过平面媒体采取侮辱、抹黑、诋毁的手法, 指主席专横跋扈, 把统考当作私有财产, 顽冥不灵, 非置叶邹下台誓不罢休。

B. 叶邹错在哪里?

6. 我相信董总的领导层也曾寻求律师的意见, 可否让关中学生参与统考, 有否违反1996年教育法令第69(1)条文, 如果触犯法

令，后果又将如何？叶主席接纳他们的见解，不做违法的勾当，确保在他的任期的4年内，60间独中不会有阴差阳错，受到教育部或社闭注册官的对付，陷独中的生存和延续于万劫不复的局面，确保在他的任期内，60间独中不会由转型而变质。母语教育在宪法的权益不被侵蚀，60间独中和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不会被骑劫。这难道不就是林连玉、林晃昇、沈慕羽等先贤一路走来，创办独中的原则和立场吗？叶邹两人，错在哪里？

C. 章程

- 7, 双方都说，他们按章依法行事，于是大家都认同一个大原则，那便是要遵守章程，现在就让我谈谈章程的一些重要内容吧！按章程，主席的权力最大，否则便不是主席。
- 8, 既然主席权力最大，责任也是最大，董总如有违章违法，主席要负最大的责任，要面对一切的后果，所以不得不处处小心，步步为营，确保万无一失。
- 9, 按章程，主席是董总的掌舵人 ——
主席是召集以下会议的人：
特别会员代表大会（6.2.1）条文
中央委员会会议（6.3.3条文）
中央常务委员会议（6.4.3条文）
主席是对外代表董总的人（5A.1.1.条文）

12 · 董总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反对《教育大蓝图》

主席是领导、督促会务的人(5A. 1. 2.条文)

当表决时出现相同票数，主席有权投决定性的一票（5A.1.5)

主席是主持一切会议的人(5A. 1. 3.条文)

主席可委任一名副秘书长执行秘书长的任务，当秘书长不在或无法执行职权时（5A，5.2.条文)

章程第5.2.5.条文註明中央委员可以自动辞去职位，离开中委会。

章程第5.3.1.，5.2.4.(主席可推举7名中委，3名常委)。

10. 秘书长的权力是：

策划和推动会务，掌管本会一切文件和会册（5A .4.1)

督导秘书处职员工作，向社团注册官提呈注册和会员大会会议记录（5A. 4.2)

核查及批准开支项目，审查支出银单及单据（5A. 4.4.)

每次有权批准不超过计划5,000.00令吉的开支（5A. 4. 3)

如果说秘书长的权力大过主席，那是很牵强的说法。

D. 重选

11. 有一批人道：董总必须“重选”，闹剧才会平息，才会团结。我要问的是，重选之后，真的会团结，会太平吗？如果接受关中学生参与统考，让60间独中转型，接受关中模式的教育体制，俯顺政府的单一源流教育文化体制，华社就真会团结吗？再说，重选

之后，谁是掌舵人？他的立场是什么？转怎样的型，有谁知道？说董总很乱，哪一批人有查清楚，乱象又是谁搞出来的？例举几样乱象吧！

- (a) 乱象的开始是秘书长提出发言人机制。针对主席对外发言必须先经过秘书长的核准，越章越权，这种做法对吗？合理吗？合章程吗？
- (b) 不出席董总的会议，宁愿看到会议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会。12·7特大讨论可否让关中生参与统考，改革派不出席会议，会议不能顺利进行，这种做法是尽职吗？有违背自己的承诺吗？
- (c) 散布无中生有的谣言，指叶邹以个人名义成立新纪元有限公司，试图将董总和新纪元学院资产注入私人公司。这种言论难道不是在破坏叶邹的人格吗？
- (d) 秘书长接二连三擅自召开董总会议，违背章程第6.2.1: 6. 3. 3; 6. 4. 3; 5A. 1. 3条文。这种做法是遵守章程吗？
- (e) 4月间，当主席接到一批员工不满首席执行官(CEO)孔女士有关职员调动、薪金及花红的处理，董总纪律委员会主任质问孔女士有关工作的实际情形时，那批经常不出席会议的理事，却忽然间倾巢而出，为孔女士撑腰，抗拒提问，对抗上司，制造以下犯上的局面，公开对主席兴师问罪，这种做法对吗？符合一般常情常理吗？
- (f) 当署理主席要传递一封解雇的信件时，改革派的理事们，却阻挡署理主席，不让他进入孔女士的办公室，有一位理事，甚至拿过那封解雇的信，丢向当权派，表演一幕看似“小李

14 · 董总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反对《教育大蓝图》

“飞刀”的丑态。这种行为不是斯文扫地吗？

- (g) 挑战派带领一批人，雇用了几辆汽车，漏夜闯进董总大厦，去搬运董总的文件，明理人都知道，文件是董总的资产，这种行为合法、合情、合理吗？

12. 因此，我说，如果改革派没有搞以上所说的闹剧，董总就不会乱，就太平无事了，大家同意我的看法吗？

我感到奇怪的是，那一批口口声声高喊要重选才会团结，才不会乱，才会太平的人，为什么没有一位愿意站出来公开讲一两句公平的话，劝那一批人不要胡作非为。两年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忍一时，海阔天空，不是对大家很好吗？

把60间独中是否会被转型、变质，华文教育体系会否被骑劫，《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中不利母语教育政策会否被实施的等等焦点，却被董总的人事纠纷，个人恩怨所模糊和所取代，是多么愚蠢的做法。所以我说有很多人是非不明，对章程一知半解，只知道董总很乱，也不查清楚，什么原因会乱，谁在作乱。

13. 一个社团会被判为非法组织，吊销注册是因为它有违反章程或违背法律条文。1966年社团法令的条文，授给社团注册官的权利非常之大。因此，董总的领导人，一有违章、违法的行为，社团注册官便可趁虚而入，撤除董总的注册，也许这就是有一批闹事人所能看到的结局，到那时，政府的国家单元教育政策也水到渠成。

当叶邹两位先生要面对的压力来自各方，来自内外，要抗争并不容易。不过在这抗争的路途上，董总的领导层，你们并不孤单，因为这是一场合情合理合法的抗争。从百万签名运动反对《教育大蓝图》不利于母语教育生存政策的过程中，我发现表示支持签

名的受访中有近90%以上人士。从签名的人数，到今天热烈出席的场面，不难看出有千千万万的人在支持你们的立场和原则，做你们的后盾。

14. 有一批人道，在过去，独中都游走在法令的灰色地带，相安无事，可以生存，为何要坚持关中批文的修改？
15. 我的看法是，独中并没有游走在法令的灰色地带。因为独中一路走来没有触犯到任何的教育法令的条文。在过去，没有关丹中学要参与统考问题的存在，没有牵涉1966年教育法令第69（1）条文的问题。独中的批文明文规定它的课程是kurikulum Dong Jiao Zong.统考是被规定为内部私人考试，外人不能参加，包括你和我。独中的批文没有规定教学媒介语为马来语。

关丹中华中学的批文规定课程是kurikulum Kebangsaan，它的教学媒介语是马来语，没有规定课程是kurikulum Dong Jiao Zong。因此，它与独中不同，不是独中的一份子。其实关中是一间马来文私立中学，所以不能参与统考，除非修改批文。

16. 两种不同的见解，最终决定要取舍谁的见解，权力是在董总的主席，不是落在外人的权力范围之内。

E. 期望

17. 我认为，万全之计是按章行事，在华教面临转型变质的非常时期，不要临阵换马，避开种种违章违法的争议。再说，叶邹的任期只剩2年，这2年里只要大家同心协力，尽弃前嫌，大家同心协力，争取应有的权益，功过大家一起来承担，许多目前华教重大的问题可望获得有利的解决。

16 · 董总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反对《教育大蓝图》

若继续恶斗，走司法门路，徒劳无益。由高庭开始，到了上诉庭，最后到联邦法庭，也需要二年的时间，到头来，谁胜谁，也是未知数。

18. 如果董总两派继续恶斗下去，董总注册很可能被吊销，母语教育的发展和延续也随之不保，结果两败俱伤，受害最深的是60间华文独中，使到亲者痛、仇者快，这是每一位热爱母语教育者所不愿意看到的悲剧。说到底，在华文教育的问题上，我们都是同一条藤上的苦瓜，相煎何太急。



张守江律师（圆圈中）在“5·31”华教救亡大集会上演讲之影。

四、

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请愿书：

马来西亚母语教育权利遭受侵犯

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

在新闻发布会致词

日期：9/6/2015

时间：早上11时

地点：吉隆坡Corus Hotel

马来西亚的华文学校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社会组成的国家，华文学校和少数其他源流学校已存在了数个世纪。长期以来，面对政府单元教育政策的歧视。在遵循相关的政策下，华文学校和少数其他源流学校遭受重重阻难，政府的这些政策和措施严重地违反了联合国的原则和惯例。宪法第152条文赋以马来文为官方及国家语文的地位。然而，它也不禁止人们在非官方用途使用、教授和学习其他语言。

历史资料显示早在19世纪初期，旧式、私立、家庭和社会形式的华文学校就已经存在，20世纪初期，现代式、正规式的华文学校成



图中面向镜头发言者为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其左张律师，其右依次为丹斯里彭茂燊、邹寿汉及卢宇廷。

立。首先于檳城（和沙巴），较后扩展至吉隆坡和马来亚其他主要城市。在这个基础上，华文中学自1935年创立。在1920年之前，英国殖民政府对华文学校的态度是放任不插手，但是也不资助和支持。1920年，英殖民政府实施法令管制，要求所有华文学校、其行政管理、教师需要向政府注册，所有采用的课程需获得政府的批准。1924年，政府宣布所有华文学校皆可向政府申请资助，但是被资助的学校却得接受政府委派的课本和教师。多数华文学校为了维持独立自主性而拒绝了政府的资助。

政府的政策与措施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性质的社会，理应发展出一个尊重和促进这种多元主义的教育体系。但是，从英殖民政府至今天，有关当局一直设法关闭及同化华文学校。

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建国前所制订的《1957年教育法令》，反映了一个对华文教育比较宽松的态度。《1957年教育法令》第3条阐明，马来亚联合邦的教育政策是建立一个满足各族人民需求的教育体系，马来语为国语，并且维护与支持其他各族人民的语文与文化的发展。在此法令下，所有各语文源流学校继续获得政府的资助。

但是，政府却在1960年提出了另一份教育政策报告，这份《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以《1956年拉萨报告书》第12条为根据，即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把所有各族的孩子，纳入一个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家教育体系，取代了对华文教育持比较宽松态度的《1957年教育法令》第3条。《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重申政府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它在引述《1957年教育法令》第3条时，歪曲了该条文的字句和意思。随着1963年/1967年《国语法令》的实行，所有英语媒介的国民型中小学被逐步改为马来文学校。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华文独中的学校数量日渐减少，虽然在1970年代中旬有所增加，但是却被政府限制在60所。

虽然《1979年马哈迪报告书》允许华文小学继续存在，但是却对非马来语教学媒介的学校实施了各种显著的限制。1980年的“3M计划”，推行统一国家教育课程，提出华小除了华文科和数学科外，其他所有科目以马来语进行教学。这引起华社反弹，强烈反对这些措施。

《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继续贯彻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目标，漠视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性质，固守“多元语文源流学校是国民团结的绊脚石”的狭隘观念。该蓝图强调华小、淡小必须强化国语教学，大幅度增加国语课时而牺牲了其他科目。在“巩固国语、强化英语”政策下，不能减少英文课时，因而减少了以华语、母语的各科

目教学课时，以让路给所增加的国语教学课时。在华小和淡小的4至6年级以第一语文教学法来教授国语科，违背原有以第二语文教学法教授国语的做法。长远来看，这将把华小和淡小改为马来文小学（国小）。同时，该蓝图漠视华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长期面对的各种问题，使这些学校在拨款和发展等方面继续被边缘化。

华文学校：事实与数据

国家独立至今，华裔人口日益增长，因此对华文教育的需求亦大幅度增加。但是，政府却一直在刻意限制增加华文小学和华文中学的数量，剥夺这些学校所必须享有的财政拨款。

下表简述一个持续的异常情况：全国华族人口和华小学生人数增长，但是华小学校总数却减少。

年份	全国华族人口	全国华小学生人数	全国华小学校数量
1970	3,564,400	439,681	1,346
1980	4,414,588	581,696	1,312
1991	4,944,954	583,218	1,289
2000	5,691,908	622,820	1,284
2010	6,392,636	604,604	1,291
1970-2010	+2,828,236	+164,923	-55

相对比较，马来文小学和华文小学有显著的差异情况。在1957年至2013年，西马地区增加了1636所马来文小学、1204113名学生和124673名教师。相反的，西马是华族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在同时期却减少了354所华文小学，但是增加了100161名学生和1万9千名教师。这意味着虽然华小增加了超过10万名学生，但是华小学校数量则

减少。在淡小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即增加了41,564名学生和7441名教师，但是减少了385所淡小。

长期以来，华小和淡小获得的财政拨款十分不足。如下表显示，政府拟定的每五年度之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蓝图（大马计划），一直都歧视华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

大马计划 (年份)	发展拨款和 学生人数	国小	华小	淡小	总数
第6大马计划 (1991-1995)	拨款 (RM)	1,133,076,000 (89.72%)	102,726,000 (8.14%)	27,042,000 (2.14%)	1,262,844,000 (100%)
	人数 (1991)	1,845,400 (72.98%)	583,218 (23.07%)	99,876 (3.95%)	2,528,494 (100%)
第7大马计划 (1996-2000)	拨款 (RM)	1,027,167,000 (96.54%)	25,970,000 (2.44%)	10,902,000 (1.02%)	1,064,039,000 (100%)
	人数 (1996)	2,128,227 (75.30%)	595,451 (21.07%)	102,679 (3.63%)	2,826,357 (100%)
第8大马计划 (2001-2005)	拨款 (RM)	4,708,800,000 (96.10%)	133,600,000 (2.73%)	57,600,000 (1.17%)	4,900,000,000 (100%)
	人数 (2001)	2,236,428 (76.04%)	615,688 (20.93%)	89,040 (3.03%)	2,914,156 (100%)
第9大马计划 (2006-2010)	拨款 (RM)	4,598,120,000 (95.06%)	174,340,000 (3.60%)	64,840,000 (3.30%)	4,837,300,000 (100%)
	人数 (2006)	2,298,808 (75.74%)	636,124 (20.96%)	100,412 (3.30%)	3,035,074 (100%)

22 · 董总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反对《教育大蓝图》

第10大马计划 (2011-2015)	拨款 (RM)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人数 (2011)	2,150,139 (75.41%)	598,488 (20.99%)	102,642 (3.60%)	2,851,269 (100%)

有关指责华文学校妨碍国民团结和国家主权的言论，都是毫无根据的。马来语是所有学校的必须科目，而且采用的统一课程包括历史和地理都强调马来西亚国家意识。事实上，华文学校欢迎及开放给各族学生就读。政府官方统计数据清楚证明和表明，逐年来有越来越多非华裔学生就读华小。以下列表显示华校的水平、素质和包容性的教育方式，已取得许多非华裔家长的信任。然而，这一事实不被政府承认。

年份	华小学生人数	华小非华裔学生 人数	华小非华裔学生 比率(%)
1989	567,803	17,309	3.05
1990	574,919	18,379	3.20
1991	575,108	19,488	3.39
1992	579,285	20,559	3.55
1993	586,469	21,508	3.67
1994	583,825	32,203	5.52
1995	599,500	32,734	5.46
1996	587,221	37,519	6.39

1997	601,891	49,639	8.25
1998	601,155	52,043	8.66
1999	609,673	65,000	10.66
2012	602,578	81,011	13.44

违反国际公约

马来西亚政府的政策与措施限制了少数民族母语教育权利，违反多项国际公约和规范。

联合国大会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26(3)条阐明，“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政府的“最终目标”，是把所有族群的孩子集中在一个以一种语文为主的国家教育体系，抵触了这项原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1年专家会议报告指出：“基于教育的理由，母语的应用应尽量延长，特别是学童开始上学时就应该通过母语作为媒介语”。在同样的报告中，它也驳斥了一种言论认为“使用母语方言会妨碍国家团结”，它进一步指出“一个以不同母语的族群来绝对坚持使用国语，可能带来负面的效果，导致本地族群从他们国民生活中受到排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0年《取缔教育歧视公约》第5(c)条阐明，“必须承认少数民族的成员有权进行他们自己的教育活动，包括维持学校及按照每一国家的教育政策使用或教授他们自己的语言在内，但：（1）行使这一权利的方式，不得妨碍这些少数民族的成员了解整个社会的文化和语言以及参加这个社会的活动，亦不得损害国家主

权；……”。正如本文第4.5段所述，华文学校已采取许多措施，强调马来西亚国家意识。然而，马来西亚政府却倒行逆施，通过各种方法企图控制这些学校的董事会，而且至今都没有签署上述公约。

马来西亚政府至今没有签署联合国1965年《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69年生效实行）。该公约第1条把“种族歧视”定义为：“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族或人种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认、享受或行使。”政府的政策限制了华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的发展，是一项种族歧视的形式。

政府长期以来的“最终目标”、教育大蓝图、政策和行政措施，抵触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6年《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1978年《种族与种族偏见问题宣言》和1995年《宽容原则宣言》里所阐明的文化多样性和多元主义之精神。

政府的“最终目标”本质上是推动单一语文主义，牺牲及抵触了马来西亚社会的多元性、多元文化、多元语文和多元族群的性质。它亦严重违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其中第5条阐明“每个人都应当能够用其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每个人都有权接受充分尊重其文化特性的优质教育和培训；每个人都应当能够参加其选择的文化和从事自己所特有的文化活动，但必须在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范围内。”

马来西亚政府至今拒绝签署及批准联合国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1966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政府对华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以及华文教育运动积极分子所采取的政

策和行动，被视为不符合这两个公约。

联合国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第29(c)条阐明：“培养对儿童的父母、儿童自身的文化认同、语言和价值观、儿童所居住国家的民族价值观、其原籍国以及不同于其本国的文明的尊重”。该公约第30条阐明：“在那些存在有族裔、宗教或语言方面属于少数人或原为土著居民的人的国家，不得剥夺属于这种少数人或原为土著居民的儿童与其群体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自己的宗教并举行宗教仪式、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马来西亚政府已经签署和批准这个公约，然而其对华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的政策，显示了一个全面及系统化的企图以逐步“否决”母语教育权利，进而抵触了此公约的内容和精神。

联合国1992年《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第1(1)条阐明：“各国应在各自领土内保护少数群体的存在及其民族或族裔、文化、宗教和语言上的特征并应鼓励促进该特征的条件。”第2(1)条阐明：“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权私下和公开、自由而不受干扰或任何形式歧视地享受其文化、信奉其宗教并举行其仪式以及使用其语言。”第4(3)条阐明：“各国应采取适当措施，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充分的机会学习其母语或在教学中使用母语。”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大蓝图边缘化华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是完全不符合上述宣言的原则和条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第2(3)条阐明了所有文化同等的尊严和尊重之原则，作为该公约的其中一个指导原则。该条文阐明：“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的前提是承认所有文化，包括少数民族和原住民的文化在内，都具有同等尊

严，并受到同等尊重。”马来西亚不是该公约的缔约国，其教育政策基本上抵触了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提倡文化多样性和保护少数民族母语教育权利的一系列原则。马来西亚政府的教育政策完全忽视了马来西亚社会的多样性和多元性本质，理应受到谴责。

结语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申诉书，联合国有关部门能够采取行动进行调查及采取正义的行动。在此还必须强调的是我们这一次提呈的这个申诉书在马来西亚是得到近一百万人的联署、支持及2千8百多个华团联署支持的。

我们也已经把有关的备忘录在6月1日提呈给教育部和首相，对于反对马来西亚教育大蓝图内不利于母语教育的政策和措施可以说它是得到人民空前的热烈支持。我们希望这一项正义的行动在全马来西亚人民及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下，能够促使马来西亚政府修正它的《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的计划，从而公平合理对待我国母语教育及华校的发展。

最后，我要重申，我们尊重国语也积极去学习国语，但是在学习国语的同时，我们也强调母语学习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在这个多元社会里，强调多元而不分化，同时团结而不同化，只有秉持这样的原则，我们的国家才会团结、和谐。



五、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向首相、教育部长暨全体国会议员提呈 反对《教育大蓝图》之百万签名运动备忘录 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 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词

（2015年6月11日）

—

2013年7月28日在吉隆坡中国华小由董总召开的“7·28”华团大会，议决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反对《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中不利于母语教育的政策与措施。此后经过了将近2年的努力，至今年在吉隆坡天后宫举办的“5·31”华教救亡大集会上，宣告一个阶段的胜利结束。我们的百万签名运动已经收集到95万人以上的签署以及2千8百多个华团联署，这是华教抗争运动上史无前例的壮举！

虽然这期间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挫折，遭受到形形色色的阻力包括有人抽后脚，通过种种手段来阻扰这项签名运动，但在各界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努力下，谁也阻挡不了百万签名运动轰轰烈烈而又波澜壮阔地开展，最后，基本上达到了目标，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



图中左起：洪志诚、卢宇廷、叶新田（讲话者）、邹寿汉、苏祖池、邱锦成。

今天，我要在此庄严的宣布，我们已经把这项华教抗争运动的精神和意愿，草拟为备忘录，呈交给马来西亚政府首相、教育部暨全体国会议员。在备忘录中，我们明确指出《教育大蓝图》中许多不利于母语教育的政策和措施，也提出了我们的多项要求和建议，以及要求我国政府要有决心，立即采取行动，检讨及修订《教育大蓝图》内各种不利于母语教育发展的条文、政策和措施。

我也要在此宣布，我们已经向联合国提呈对《教育大蓝图》歧视及压制母语教育的申诉，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人权理事会能够关注这种情况，并采取正义的立场与行动，制止马来西亚继续推行单元主义的教育政策。

可以断言，这场反对《教育大蓝图》的运动，将成为今后华教抗争运动的一个新的起点。

二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政府推行与建立单一语言教育

制度的政策，华校遭到第一波“改制”浪潮冲击。经过三四十年的单一语言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当今华校正面临第二波“改制”浪潮冲击。

当局推出的《1996年教育法令》于1998年1月1日起实施。该法令宣称国家的教育哲学已将五六十年代的“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最终目标”，变为“现行目标”，今后所有教育机构必须使用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由于这些年来华社对华小的热爱以及独立中学在复兴运动之后发展迅速，当局却认为“有违国民团结”，便加紧推行其单一教育政策，提出《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它公开宣示，要在12年内，分三个阶段实施以下政策措施：

第一阶段（2013年至2015年）

- A. 规定所有幼儿园必须逐步实现以国语（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
- B. 在华小和淡小实施与国小同样的国文科课程、教材和考试，大幅度增加国语课时。
- C. 将华小的法定地位改制为“政府学校”，有关华小的所有权就属于政府，华小的主权丧失。

第二阶段（2016年至2020年）

- A. 重新实施“学生交融团结计划”，规定一切会议、活动仪式、声明等等，都必须以国语（马来语）进行，以进一步蚕食华小和淡小的母语教育办学本质与特征。
- B. 重提“宏愿学校计划”，以便把各源流小学集中在同一个校园，最终把华小和淡小的媒介语改为国语而成为国小，实现

单一源流学校制度“最终目标”。

- C. 提出合并、关闭微型华小、淡小以及搬迁微型学校的方式迫使华校、淡小的数量大减和疲于奔命。漠视制度化拨款、拨地增建华小、淡小。
- D. 把绝大部分教育资源分配给国小和国中。

第三阶段（2021—2025年）

实现国小和国中成为所有家长的首选学校，并检讨“多源流学校的选择”和“国家教育体系结构”。这意味着当局将检讨华小、淡小等的法定地位和存在价值。

由上可见，《教育大蓝图》的实现，只有国民学校系统一枝独秀、欣欣向荣，而多元教育源流的华校、淡米尔学校、人民宗教学校或教会学校等等，将被边缘化以至消亡。

有需指出，第二波改制浪潮比第一波来得凶猛异常。对华文教育而言，这第二波是要把华教连根拔起。在这个历史关头，每个爱护华教的人们，都在经受着历史的考问，你愿意让世代传薪的华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消失吗？

三

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华教抗争的正义行动却遭遇到有心人的蓄意搞乱、分裂和破坏，特别是董总内部一小撮分裂分子对《教育大蓝图》的抗争和百万联署运动不仅不积极参与，反而把这些华教抗争的焦点，转移视线到所谓“董总内乱”、“人事纠纷”、“重选闹剧”上，他们要迫使董总领导人下台以便瘫痪和变质董总等等的倒行逆施，这正迎合了种族极端主义和推行单元主义教育者的目的，也转移

了华社反对《教育大蓝图》抗争运动的视线，更为反对多元教育的权贵集团效劳。对此，我们必须加倍警惕！分清大是大非，抗议和声讨那些分裂董总和危害华教的嘴脸和丑行。

无需置疑，反对《教育大蓝图》的运动，已经成了一块试金石，一面照妖镜！谁是真正在捍卫华教？谁在贼喊捉贼？谁在袖手旁观？谁在制造混乱？在这面镜子面前都将无所遁形，历史会牢记，人民也会牢记！

四

我们需再度强调，有压迫必有反抗，在华教危急之际，华社各界掀起的抗争浪潮必将是波澜壮阔、一浪高过一浪的。

我们必须谨记华社先贤200年来和董总60多年来捍卫华教的坚定立场和奉献，谨记华社对华教的祈望与委托，绝对不能动摇、妥协或变节。一切华教工作者也必须谨记对华教和华裔子子孙孙的责任、承诺和誓言。我本人必须在此强调，董总当前内部出现的纷争，绝不是什么重选不重选的个人权力之争，这是捍卫董总章程、维护华团传统、保卫华教生存与发展与否的原则立场之争；是多元国度的我国必须推行多元团结的教育政策，扬弃单元主义政策的国家教育前途之争。在这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必须站在一起，同心同德，与母语教育、多元教育的时代洪流共同前进！

最后，我要与大家共勉：对待破坏最好的答覆是建设！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有顽强坚韧的生命力，越遭打压，越受威胁，越能承受压力，也越能团结一致，发奋图强，继续前进，进行抗争与建设。

谢谢大家！

32 · 董总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反对《教育大蓝图》



叶新田（右）从吉隆坡高庭赶到董总，召开向政府提呈备忘录新闻发布会时，受到支持者热烈鼓掌欢迎。



新闻发新后，捐献者罗美桦（右3）把1000令吉支票交给叶新田，左起苏祖池、卢宇廷、叶新田、邹寿汉及彭茂燊。（2015-06-12南洋）



呈
备忘录



呈备忘录

- 一、呈政府首长、部长及国会议员有关反对《教育大蓝图》
之百万签名运动备忘录（马来文） 35

- 二、呈政府首长、部长及国会议员有关反对《教育大蓝图》
之百万签名运动备忘录（华文） 77

一、呈政府首长、部长及国会议员有关反对《教育大蓝图》之百万签名运动备忘录（马来文）



No. Rujukan: yst/2015/0 /memo(pm)

Tarikh: 01/06/2015

YAB. Dato' Sri Mohd. Najib bin Tun Haji Abdul Razak
Perdana Menteri Malaysia
Pejabat Perdana Menteri Malaysia,
Blok Utama, Bangunan Perdana Putra,
Pusat Pentadbiran Kerajaan Persekutuan,
62502 Putrajaya, MALAYSIA.

YAB. Dato' Sri,

MEMORANDUM MENGENAI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3-2025

Dengan segala hormatnya perkara di atas adalah dirujuk.

2.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PPPM) 2013-2025 mempunyai beberapa dasar dan langkah pendidikan yang tidak kondusif kepada survival d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dan sistem pelbagai aliran sekolah. Ini menimbulkan bantahan dan kebimbangan di dalam masyarakat negara kita.

3. Sehubungan itu, persatuan kami telah mengadakan satu persidangan pada 28 Julai 2013. Persidangan tersebut dihadiri oleh lebih daripada 2 ribu orang dan 1100 buah pertubuhan turut menurunkan tandatangan. Persidangan tersebut telah meluluskan 3 resolusi, termasuk menyuarakan bantahan terhadap dasar-dasar dan langkah-langkah pendidikan yang tidak kondusif kepada pembangun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menyeru kerajaan memperbetulkan PPPM 2013-2025, dan menyeru rakyat menyokong kempen tandatangan untuk membuat aduan berkenaan pelan pendidikan tersebut kepada Majlis Hak Asasi Manusia Pertubuhan Bangsa-Bangsa Bersatu dan Pertubuhan Pendidikan, Sains dan Kebudayaan (Unesco) PBB. Pada masa ini, persatuan kami telah mendapat tandatangan sokongan daripada 950 ribu orang dan 2800 buah pertubuhan.



36 · 董总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反对《教育大蓝图》

4. Dengan tulus ikhlas dan hormatnya persatuan kami mengajukan satu memorandum kepada YAB Dato' Sri berkenaan pandangan dan cadangan kami terhadap PPPM 2013-2025.

5. Besarlah harapan kami agar YAB Dato' Sri mengambil tindakan yang sewajarnya supaya kerajaan mengkaji semula dan memperbetulkan PPPM 2013-2025 tersebut agar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dan sistem pelbagai aliran sekolah mempunyai masa depan yang cerah, seterusnya menyumbang kepada kemajuan negara dan kesejahteraan rakyat .

Sekian, terima kasi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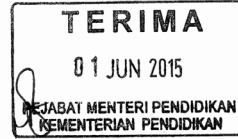


(DR. YAP SIN TIAN)

Pengerusi

Persekutuan Persatuan-Persatuan Lembaga Pengurus Sekolah Cina Malaysia
(Dong Zong)





No. Rujukan: yst/2015/0 /memo(tpm)

Tarikh: 01/06/2015

YAB. Tan Sri Dato' Haji Muhyiddin bin Haji Mohd. Yassin
Timbalan Perdana Menteri Malaysia merangkap
Menteri Pendidikan Malaysia

YAB. Tan Sri,

**MEMORANDUM MENGENAI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3-2025**

Dengan segala hormatnya perkara di atas adalah dirujuk.

2.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PPPM) 2013-2025 mempunyai beberapa dasar dan langkah pendidikan yang tidak kondusif kepada survival d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dan sistem pelbagai aliran sekolah. Ini menimbulkan bantahan dan kebimbangan di dalam masyarakat negara kita.

3. Sehubungan itu, persatuan kami telah mengadakan satu persidangan pada 28 Julai 2013. Persidangan tersebut dihadiri oleh lebih daripada 2 ribu orang dan 1100 buah pertubuhan turut menurunkan tandatangan. Persidangan tersebut telah meluluskan 3 resolusi, termasuk menyuarakan bantahan terhadap dasar-dasar dan langkah-langkah pendidikan yang tidak kondusif kepada pembangun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menyeru kerajaan memperbetulkan PPPM 2013-2025, dan menyeru rakyat menyokong kempen tandatangan untuk membuat aduan berkenaan pelan pendidikan tersebut kepada Majlis Hak Asasi Manusia Pertubuhan Bangsa-Bangsa Bersatu dan Pertubuhan Pendidikan, Sains dan Kebudayaan (Unesco) PBB. Pada masa ini, persatuan kami telah mendapat tandatangan sokongan daripada 950 ribu orang dan 2800 buah pertubuhan.



Persekutuan Persatuan-Persatuan Lembaga Pengurus Sekolah Cina Malay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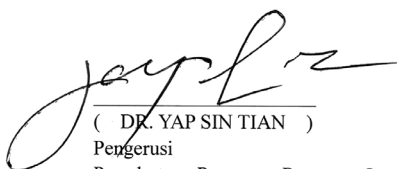
Blok A,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D.E., Malaysia ☎ 603 - 8736 2337 📠 603 - 8736 2779 🌐 www.dongzong.my 📧 support@dongzong.my

38 · 董总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反对《教育大蓝图》

4. Dengan tulus ikhlas dan hormatnya persatuan kami mengajukan satu memorandum kepada YAB. Tan Sri berkenaan pandangan dan cadangan kami terhadap PPPM 2013-2025.

5. Besarlah harapan kami agar YAB. Tan Sri mengambil tindakan yang sewajarnya supaya kerajaan mengkaji semula dan memperbetulkan PPPM 2013-2025 tersebut agar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dan sistem pelbagai aliran sekolah mempunyai masa depan yang cerah, seterusnya menyumbang kepada kemajuan negara dan kesejahteraan rakyat .

Sekian, terima kasih.



(DR. YAP SIN TIAN)

Pengerusi

Persatuan Persatuan-Persatuan Lembaga Pengurus Sekolah Cina Malaysia
(Dong Zong)



**MEMORANDUM
PANDANGAN DAN CADANGAN
TERHADAP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3-2025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Dikemukakan oleh
Persekutuan Persatuan-Persatuan Lembaga Pengurus
Sekolah Cina Malaysia
(Dong Zong)**

Mei 2015

(1) PENDAHULUAN

Malaysia ialah sebuah negara yang berbilang kaum, budaya, bahasa, aliran sekolah dan agama. Mengikut anggaran kerajaan, jumlah penduduk negara pada tahun 2014 adalah sebanyak 30.26 juta orang, iaitu 27.67 juta orang warganegara dan 2.64 juta orang bukan warganegara. Kaum Melayu mencakupi 55.1% (15.23 juta orang) daripada jumlah warganegara tersebut, manakala kaum Bumiputra lain 12.9% (3.57 juta orang), kaum Cina 23.8% (6.58 juta orang), kaum India 7.1% (1.97 juta orang), lain-lain 1% (0.26 juta orang).

Sebelum mencapai kemerdekaan pada tahun 1957, negara kita telah mempunyai pelbagai aliran sekolah yang menggunakan bahasa Inggeris,

40 · 董总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反对《教育大蓝图》

bahasa Melayu, bahasa Cina atau bahasa Tamil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utama.

Ciri-ciri kepelbagaian masyarakat majmuk ini merupakan ciri-ciri istimewa, aset dan kelebihan negara kita dan memberi nikmat kepada negara dan rakyat semua kaum.

Akan tetapi, kerajaan tidak benar-benar memahami kelebihan ciri-ciri kepelbagaian tersebut, sebaliknya melaksanakan dasar sistem satu aliran sekolah untuk mencapai “objektif muktamad” (ultimate objective) yang dinyatakan dalam perkara 12 Penyata Razak 1956: “We believe further that 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the educational policy in this country must be to bring together the children of all races under a na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 in which the national language is the ma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though we recognise that progress towards this goal cannot be rushed and must be gradual.”

Sekiranya “objektif muktamad” dicapai pada akhirnya, negara ini hanya tinggal satu jenis aliran sekolah sahaja iaitu sekolah kebangsaan yang menggunakan bahasa kebangsaan (bahasa Melayu)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Maka sekolah-sekolah aliran lain seperti sekolah aliran Cina atau Tamil akan dipinggirkan dan berhadapan dengan krisis survival dan kehilangan ciri-cirinya.

Selama ini, kerajaan mengagihkan kebanyakan sumber pendidikan untuk pembangunan sekolah kebangsaan dan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Masalah-masalah kekurangan peruntukan wang, guru, sekolah dan tanah rizab serta penghakisan kuasa lembaga pengurus sekolah yang dihadapi oleh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Tamil, sekolah mubaligh, sekolah agama rakyat dan sekolah conforming masih tidak

diselesaikan.

Selain itu, kerajaan masih tidak mengiktiraf Sijil Peperiksaan Bersama (Unified Examination Certificate, UEC) Sekolah-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dan tidak menginstitusikan peruntukan wang secara sistematik kepada sekolah-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setiap tahun. Pada tahun-tahun kebelakangan ini, kerajaan telah meluluskan penubuhan banyak sekolah swasta dan sekolah antarabangsa yang berorientasikan keuntungan tetapi tidak meluluskan penubuhan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yang berasaskan non-profit, sebaliknya menghadkan bilangan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kepada 60 buah sahaja.

(2) SISTEM PENDIDIKAN SEKOLAH CINA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aliran sekolah Cina telah berakar dan membangun di negara kita selama hampir 200 tahun. Ia berperanan meneruskan kesinambungan kebudayaan masyarakat Cina dan membangunkan modal insan negara kita. Pembangunan pendidikan sekolah Cina membolehkan pembangunan kebudayaan masyarakat Cina dan media massa bahasa Cina.

Masyarakat Cina termasuk pertubuhan-pertubuhan masyarakat dan sekolah turut meraikan pelbagai perayaan tradisional, memperkembangkan adat resam, seni, tamadun Konfusianisme, Buddhisme dan Taoisme, mengadakan pelbagai aktiviti budaya dan persembahan, malahan juga mencipta aktiviti budaya yang berciri tempatan seperti 24 Festive Drums, Penang Chengay Parade, Johor Bharu Old Temple Chingay Parade, Pesta Kebudayaan Cina Malaysia dan pameran beraneka jenis makanan.

Selama ini, masyarakat Cina bersungguh-sungguh memelihara dan membangunkan pendidikan sekolah Cina, berjuang untuk kedudukan sama

42 · 董总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反对《教育大蓝图》

rata, hak dan kepentingan yang manusabab dan adil. Ia juga membantah akta, dasar, laporan dan pelan pendidikan serta langkah pentadbiran pendidikan yang tidak kondusif kepada survival d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sekolah Cina.

Atas sokongan orang ramai, semangat berdikari dan berusaha sendiri, maka masyarakat Cina terus berusaha membangunkan satu sistem pendidikan sekolah Cina dari peringkat sekolah rendah, sekolah menengah hingga universiti. Ini menyumbang kepada kepelbagaian pendidikan dalam sistem pendidikan negara kita.

Usaha tersebut telah membuahkkan hasil. Pada tahun 2014, negara kita mempunyai satu sistem pendidikan sekolah Cina yang formal dengan sejumlah 560 ribu orang murid di 1295 buah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80 ribu orang pelajar di 60 buah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dan 6 ribu orang pelajar di 3 buah 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 swasta.

Mengikut perangkaan kerajaan pada tahun 2013, sebanyak 96% murid-murid Cina belajar di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SJKC). Selain itu, terdapat 81011 orang murid bukan Cina belajar di SJKC, iaitu mencakupi 13.4% daripada jumlah 602578 orang murid SJKC pada tahun 2012.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mengguna bahasa Cina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utama dan bahasa pentadbiran sekolah, manakala bahasa kebangsaan dan bahasa Inggeris adalah mata pelajaran wajib. Selain itu, institusi-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 swasta yang berkenaan pula mengguna bahasa pengantar yang berlainan seperti bahasa kebangsaan, dwibahasa (bahasa Inggeris dan bahasa Cina) atau bahasa Cina mengikut keadaan pengajaran dan pembelajaran setiap kursus.

Hal-hal perguruan, kurikulum dan peperiksaan awam di SJKC dikendalikan oleh kerajaan dan kakitangan SJKC merupakan penjawat awam kerajaan. SJKC tidak mendapat layanan yang adil dan masalah-masalah kekurangan guru, sekolah, tanah rizab dan peruntukan wang yang dihadapinya selama ini masih tidak diselesaikan. Contohnya, walaupun bilangan murid SJKC mencakupi 21% daripada jumlah murid sekolah rendah, tetapi peruntukan pembangunan dalam beberapa Rancangan Malaysia terdekat yang diumumkan oleh kerajaan hanya setakat 2.4% hingga 3.6% daripada jumlah peruntukan pembangunan sekolah rendah. Ini menyebabkan SJKC terpaksa mendapatkan derma daripada masyarakat Cina untuk menyenggara dan membangunkan sekolah.

Kos operasi dan pembangunan serta penggajian kakitangan bagi kesemua 60 buah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dan 3 buah 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 swasta yang berkenaan adalah dikendalikan oleh pihak lembaga pengurus masing-masing.

Selain itu, satu pergerakan untuk memulihkan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telah dilancarkan pada tahun 1970-an. Pada tahun 1973, Dong Jiao Zong menubuhkan satu jawatankuasa kerja untuk membangunkan sekolah-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ini termasuk penerbitan buku teks, perjalanan peperiksaan, latihan perguruan, bimbingan pelajaran di peringkat tinggi, aktiviti pelajar, pinjaman dan biasiswa pelajaran, dan sebagainya.

Peperiksaan bagi Sijil Peperiksaan Bersama (Unified Examination Certificate, UEC) Sekolah-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telah dijalankan mulai tahun 1975 dan peperiksaan tahun ini merupakan kali yang ke 41. Pada masa sekarang terdapat banyak universiti luar negara dan institusi pengajian

44 · 董总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反对《教育大蓝图》

tinggi swasta di negara kita telah menerima UEC sebagai satu kelayakan kemasukan. Ini termasuk 87 buah universiti yang terkenal daripada 200 buah universiti terbaik seluruh dunia juga mempunyai tamatan pelajar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melanjutkan pelajaran di universiti-universiti tersebut.

Sekolah conforming (Conforming School) merupakan sekolah yang pada asalnya adalah sekolah menengah Cina tetapi telah ditukar menjadi sekolah menengah Inggeris (Sekolah Menengah Jenis Kebangsaan) dan kemudiannya ditukar menjadi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yang menggunakan bahasa kebangsaan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utama di mana bahasa Cina hanya merupakan satu mata pelajaran sahaja.

Kini terdapat 120 ribu orang murid di 78 buah sekolah conforming, hal-hal perguruan, kurikulum dan peperiksaan awam sekolah-sekolah tersebut dikendalikan oleh kerajaan dan kakitangannya merupakan penjawat awam kerajaan.

Sepanjang 50 tahun lebih ini, kerajajaan tidak menepati janji-janjinya kepada sekolah-sekolah conforming. Ini termasuk janji-janji kerajaan untuk memperuntukkan satu pertiga daripada masa persekolahan kepada pengajaran dan pembelajaran bahasa Cina dan kesusasteraan Cina, menanggung semua perbelanjaan operasi dan pembangunan sekolah, menjamin kuasa lembaga pengelola sekolah, perlantikan guru termasuk pengetua dan guru penolong kanan hendaklah mendapat persetujuan pihak lembaga pengurus sekolah, manakala lembaga pengurus sekolah berhak menggaji pekerja sekolah yang dibiayai oleh kerajaan, hakmilik harta sekolah dikekalkan di pihak lembaga pengelola atau pemunya harta dan tidak akan diambil milik oleh kerajaan.

Kerajaan telah banyak kali memungkir janji-janjinya kepada sekolah-sekolah conforming. Ini termasuk pemansuhan status perundangan “Sekolah Menengah Jenis Kebangsaan” melalui Akta Pendidikan 1996, penghakisan kuasa lembaga pengelola sekolah serta ciri-ciri, hak dan kepentiang sekolah-sekolah conforming.

Sekolah-sekolah conforming dipinggirkan manakala masalah-masalah yang dihadapinya seperti kekurangan peruntukan wang dan guru, perlantikan pengetua dan guru penolong kanan yang tidak berkelayakan Bahasa Cina, jumlah waktu pengajaran dan pembelajaran mata pelajaran Bahasa Cina dan Kesusasteraan Cina masih tidak diselesaikan.

Selain itu, pihak kerajaan juga melantik pengetua dan guru penolong kanan yang tidak berkelayakan Bahasa Cina ke sekolah-sekolah conforming dan ini tidak dipersetujui oleh pihak lembaga pengelola sekolah.

(3) CABARAN DAN KRISIS YANG DIBAWA OLEH PELAN PENDIDIKAN KEPADA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Pelan-pelan pendidikan yang dikemukakan oleh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eliputi beberapa perkara yang tidak kondusif kepada survival d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Dalam tahun 2001 hingga 2013,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telah mengemukakan tiga pelan pendidikan, iaitu Pembangunan Pendidikan 2001-2010, Pelan Induk Pembangunan Pendidikan 2006-2010 dan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3-2025. Dasar-dasar teras pelan-pelan pendidikan tersebut adalah bertujuan untuk melaksanakan “objektif muktamad” (ultimate objective) Penyata Razak 1956 bagi membina sebuah negara bangsa (nation state) dan merealisasikan “Satu Negara, Satu Bangsa,

Satu Budaya, Satu Bahasa, Satu Aliran Sekolah”.

Perenggan 1.04 di dalam Pembangunan Pendidikan 2001-2010 menyatakan bahawa Dasar Pendidikan Kebangsaan sentiasa mengutamakan isu perpaduan rakyat berbilang kaum dan hendaklah mengadakan perkara-perkara berikut:

- a. sistem pelajaran kebangsaan untuk semua;
- b. bahasa Melayu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utama dalam persekolahan;
- c. kurikulum kebangsaan yang mengutamakan budaya Melayu serta sukatan pelajaran yang sama untuk semua aliran sekolah yang diperakukan; dan
- d. sistem peperiksaan yang sama bagi semua aliran sekolah.

Pelan pendidikan itu juga menyatakan perkara-perkara tersebut merupakan perakuan-perakuan utama Penyata Razak 1956. Ia juga menyatakan dasar-dasar dalam Laporan Rahman Talib 1960 dan Akta Pelajaran 1961 adalah bertujuan membina satu sistem pendidikan yang menggunakan bahasa Melayu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utama.

Pelan Induk Pembangunan Pendidikan 2006-2010 menegaskan pembinaan sebuah negara bangsa (nation state) dan pemeraksanaan kedudukan bahasa kebangsaan untuk memastikan bahasa kebangsaan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utama dalam sistem pendidikan kebangsaan. Pelan pendidikan ini juga menitikberatkan tamadun Islam, sekolah kebangsaan dan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sebagai sekolah pilihan utama di kalangan rakyat semua kaum. Ia juga menyentuh pelaksanaan program Sekolah Wawasan.

Sehubungan itu, perenggan 4.12 dan 4.16 pelan tersebut menyatakan pembinaan satu sistem pendidikan yang menggunakan bahasa kebangsaan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utama. Perenggan 4.26 pula menetapkan pembinaan satu sistem persekolahan dari peringkat prasekolah hingga ke peringkat menengah yang menggunakan satu bahasa perantaraan (Bahasa Kebangsaan), kurikulum dan kokurikulum yang seragam serta satu jenis peperiksaan dan pensijilan yang mempunyai pengiktirafan yang sama, manakala pembelajaran bahasa kaum-kaum utama lain di peringkat sekolah rendah dan menengah hanyalah sebagai satu mata pelajaran pilihan oleh semua pelajar.

Akibatnya, sekolah-sekolah yang menyediak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seperti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dan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Tamil menghadapi masalah-masalah penghakisan ciri-cirinya dan krisis survival. Selain itu, bahasa ibunda kaum Cina, Tamil dan lain hanya menjadi satu mata pelajaran di prasekolah, sekolah kebangsaan dan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yang menggunakan bahasa kebangsaan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utama, manakala bahasa Cina dan bahasa Tamil pula kehilangan kedudukannya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di sekolah-sekolah.

Semasa mengumumkan kajian semula sistem pendidikan kebangsaan dan penggubalan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pada 16 Julai 2011, YAB Timbalan Perdana Menteri merangkap Menteri Pendidikan Tan Sri Muhyiddin Yassin pernah menyatakan keperihatinannya terhadap sistem pendidikan kebangsaan dan ingin tahu sama ada dasar-dasar dan matlamat-matlamat Penyata Razak 1956 telah dilaksanakan dan direalisasikan.

Semasa melancarkan laporan akhir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3-2025 pada 6 September 2013, YAB Timbalan Perdana

48 · 董总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反对《教育大蓝图》

Menteri merangkap Menteri Pendidikan juga menegaskan bahawa pelan pendidikan tersebut mempertahankan dan melaksanakan dasar-dasar yang ditetapkan di dalam Akta Pendidikan 1996.

Ini menunjukkan pelan-pelan pendidikan tersebut melaksanakan dasar sistem satu aliran sekolah, khasnya dasar pendidikan kebangsaan yang dinyatakan di dalam mukadimah dan seksyen 17 Akta Pendidikan 1996 yang menetapkan bahasa kebangsaan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utama di semua institusi pendidikan.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3-2025 menyatakan bahawa pelan pendidikan ini digubal berasaskan kepada laporan dan dasar pendidikan sebelumnya (Bab 1 muka surat 4). Ia juga menyatakan dasar-dasar dalam Penyata Razak 1956 merupakan asas kepada penggubalan dasar-dasar pendidikan kebangsaan bagi mencapai “perpaduan rakyat” (Bab A muka surat 1).

Pihak berkuasa telah mengambil masa selama 35 tahun melalui Akta Pelajaran 1961 dan Akta Pendidikan 1996 untuk merealisasikan “objektif muktamad” (ultimate objective) Penyata Razak 1956 secara beransur-ansur dengan menukarkan sekolah rendah dan menengah aliran Inggeris, sekolah mubaligh dan sekolah conforming (bekas sekolah menengah Cina) kepada sekolah kebangsaan dan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di mana bahasa kebangsaan diguna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utama.

Kini,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3-2025 pula mengambil dan mempercepatkan langkah untuk mencapai “objektif muktamad” dalam masa 13 tahun di peringkat prasekolah,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SJKC) dan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Tamil (SJKT) untuk merealisasikan

sistem satu aliran sekolah. Apabila SJKC kehilangan ciri-cirinya, maka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turut terjejas dan tidak dapat diteruskan lagi.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3-2025 mengambil masa 13 tahun untuk melaksanakan dasar sistem satu aliran sekolah melalui 3 peringkat (3 tahun + 5 tahun + 5 tahun) dan mempercepatkan langkahnya untuk mencapai “objektif muktamad”.

Dasar-dasar dan langkah-langkah yang tidak kondusif kepada survival d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dan sistem pelbagai aliran sekolah di dalam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3-2025 adalah seperti berikut:

Peringkat 1 (Tahun 2013-2015)

1.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KPM) menetapkan bahawa semua tadika atau prasekolah hendaklah menggunakan kurikulum prasekolah kebangsaan. Perenggan 4.26 Pelan Induk Pembangunan Pendidikan 2006-2010 pula menetapkan pembinaan satu sistem persekolahan dari peringkat prasekolah hingga ke peringkat menengah yang menggunakan satu bahasa perantaraan (Bahasa Kebangsaan), kurikulum dan kokurikulum yang seragam serta satu jenis peperiksaan dan pensijilan yang mempunyai pengiktirafan yang sama, manakala pembelajaran bahasa kaum-kaum utama lain di peringkat sekolah rendah dan menengah hanyalah sebagai satu mata pelajaran pilihan oleh semua pelajar.

Selepas itu, Kurikulum Standard Prasekolah Kebangsaan 2010 yang dikeluarkan oleh KPM telah memansuhkan kedudukan bahasa Cina atau

bahasa Tamil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utama di peringkat prasekolah. Peruntukan masa pengajaran dan pembelajaran (P&P) yang dikendalikan dalam bahasa kebangsaan, bahasa Inggeris dan bahasa Cina (atau bahasa Tamil) di prasekolah adalah 400 minit seminggu masing-masing, iaitu satu pertiga daripada jumlah masa P&P seminggu.

Kini,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3-2025 melaksanakan dasar-dasar dan langkah-langkah tersebut dengan selanjutnya dan menetapkan semua Tadika hendaklah menggunakan kurikulum standard prasekolah kebangsaan dan berdaftar.

Keadaan tersebut menyebabkan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dan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menghadapi krisis survival. Ini umpamakan satu “pengubahan genetik” untuk menyeragamkan bahasa pengantar pelbagai aliran prasekolah sedia ada kepada bahasa kebangsaan secara berunsur-unsur, seterusnya menyebabkan Tadika aliran bahasa Cina atau Tamil kehilangan ciri-cirinya dan menghadapi krisis survival. Keadaan ini sebenarnya akan menafikan hak-hak dan kebebasan ibu bapa memilih jenis aliran tadika atau sekolah rendah untuk anak-anak mereka, seterusnya memaksa ibu bapa menghantar anak-anak ke sekolah kebangsaan dan menyebabkan bilangan murid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SJKC) dan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Tamil (SJKT) berkurangan serta menjejaskan survival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SMPC). Ini akan menjadikan sekolah kebangsaan (SK) dan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SMK) sebagai sekolah pilihan utama rakyat semua kaum sehingga mencapai “objektif muktamad” (ultimate objective) Penyata Razak 1956 iaitu sistem satu aliran sekolah.

Sungguhpun seksyen 23 Akta Pendidikan 1996 menyatakan bahasa-

bahasa selain bahasa kebangsaan boleh digunakan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di tadika, namun masyarakat kita hendaklah sedar dan berwaspada bahawa pada suatu hari nanti, pihak kerajaan boleh menggunakan pelbagai cara seperti apa yang berlaku pada sekolah conforming dan isu pengajaran dan pembelajaran Sains dan Matematik dalam bahasa Inggeris (PPSMI), untuk menyeragamkan bahasa pengantar tadika kepada bahasa kebangsaan. Di peringkat akhir PPPM 2013-2025, bahasa Cina dan bahasa Tamil menjadi bahasa ketiga, sama status seperti bahasa Jepun, bahasa Arab dan bahasa lain.

2. Dasar Memartabatkan Bahasa Kebangsaan & Memperkukuh Bahasa Inggeris (MBMMBI) 2010, Konsep Kurikulum Standard Sekolah Rendah (KSSR) 2011, Dasar Pendidikan Kebangsaan 2012 dan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3-2025 adalah bertujuan membina sebuah negara bangsa (nation state) atas nama memartabatkan bahasa kebangsaan dan perpaduan rakyat. Maka ia mengkehendaki SJKC dan SJKT menggunakan kurikulum, buku teks dan peperiksaan mata pelajaran Bahasa Kebangsaan yang sama tahap dengan Sekolah Kebangsaan, seterusnya masa pengajaran dan pembelajaran Bahasa Kebangsaan bertambah dengan banyaknya.

Latihan perguruan, kurikulum, buku teks, kaedah pengajaran dan pembelajaran (pedagogi) dan penilaian/peperiksaan mata pelajaran bahasa kebangsaan yang dilaksanakan juga menimbulkan pelbagai masalah. Ia tidak sesuai dan tidak memenuhi keperluan dan keadaan sebenar di SJKC dan SJKT serta tidak menyelesaikan masalah-masalah yang dihadapinya.

3. KPM mengemukakan penukaran status SJKC dan sekolah lain daripada

“sekolah bantuan kerajaan” kepada “sekolah kerajaan”, tanah sekolah dipajak secara jangka panjang kepada KPM atau mengadakan kontrak supaya KPM menjadi pemegang amanah bagi tanah sekolah tersebut.

Langkah-langkah tersebut akan menukar sistem SJKC dan menghakis ciri-ciri SJKC secara beransur-ansur. Ini termasuk menghakis kuasa lembaga pengelola sekolah (LPS), mengubah struktur komposisi LPS sehingga dikongkong dan dikuasai oleh pihak lain. Ia juga boleh menyebabkan LPS kehilangan hakmilik sekolah serta kuasa pengurusan, pegangan amanah dan penggunaan harta sekolah. Pada masa itu, LPS hanya wujud pada nama sahaja dan tidak ada apa-apa substance lagi.

Pada masa ini, terdapat lebih daripada 1290 buah SJKC yang ditubuhkan oleh masyarakat Cina melalui institusi Lembaga Pengurus Sekolah dan sekolah-sekolah ini mendapat bantuan daripada kerajaan. Oleh itu, mengikut Akta Pendidikan 1996, kesemua SJKC tersebut merupakan “sekolah bantuan kerajaan” dan berhak mendapat sumbangan modal dan sumbangan bantuan penuh (iaitu peruntukan pembangunan dan peruntukan operasi) di sisi undang-undang.

Lembaga pengurus sekolah SJKC merupakan pihak yang menubuhkan dan memiliki SJKC. Apabila pihak KPM menukarkan status perundangan SJKC daripada “sekolah bantuan kerajaan” kepada “sekolah kerajaan”, SJKC yang ditukar status tersebut akan dimiliki oleh kerajaan, ini merupakan tindakan menasionalisasikan SJKC yang pada asalnya ditubuh dan dimiliki oleh lembaga pengurus sekolah SJKC menjadi hakmilik kerajaan.

Peringkat 2 (Tahun 2016-2020)

4. Rancangan Integrasi Murid Untuk Perpaduan (RIMUP) yang dikemukakan semula oleh KPM turut melaksanakan beberapa langkah yang tidak kondusif kepada SJKC dan SJKT. Pekeliling dan garis panduan yang dikeluarkan menetapkan bahasa kebangsaan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program RIMUP. Semua urusan mesyuarat, kenyataan, pengumuman, penerangan, penerbitan dan lain-lain hendaklah dijalankan dalam bahasa kebangsaan. Penggunaan bahasa-bahasa lain dihadkan dan hilang status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KPM juga tidak menetapkan kebebasan mengguna bahasa pengantar masing-masing di kalangan sekolah-sekolah yang menyertai program RIMUP. Ini selanjutnya menghakis ciri-ciri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SJKC dan SJKT.

5. KPM telah mengemukakan Program Sekolah Wawasan pada tahun 1995. Perenggan 4.2 dalam buku panduan “Sekolah Wawasan: Konsep dan Pelaksanaan” menyatakan: “Dalam usaha mencapai matlamat perpaduan negara, pendidikan memainkan peranan yang amat penting. Dasar Pelajaran Kebangsaan yang berteraskan Penyata Razak 1956 jelas menegaskan tujuan dasar pendidikan sebagai alat perpaduan bagi rakyat negara ini, khususnya di kalangan kanak-kanak sekolah. Bahasa Kebangsaan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yang seragam bagi semua jenis sekolah dilihat sebagai satu ciri yang paling penting dan perlu dilaksanakan sepenuhnya secara berunsur-unsur.”

Oleh itu, program sekolah wawasan sebenarnya adalah satu langkah untuk menempatkan sekolah-sekolah yang berlainan aliran ke dalam satu tapak sekolah yang sama dan menukarkan bahasa pengantar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SJKC) dan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Tamil (SJKT) kepada bahasa kebangsaan secara beransur-unsur, dan

ahkhirnya SJKC dan SJKT ditukar menjadi sekolah kebangsaan (SK) untuk mencapai “objektif muktamad” (ultimate objective) Penyata Razak 1956.

6. Penggabungan atau penutupan sekolah-sekolah kurang murid yang dikemukakan oleh KPM akan mengurangkan lagi bilangan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SJKC) dan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Tamil (SJKT). Selain itu, pemindahan sekolah kurang murid merupakan satu langkah yang bersifat untuk menggantikan pembinaan sekolah baru. Ini menafikan pembinaan SJKC dan SJKT yang baru. Rakyat sudah mengutarakan suara hatinya agar kerajaan mengagihkan tanah dan peruntukan wang yang diperlukan serta membina SJKC dan SJKT yang baru secara sistematik.
7. KPM menegaskan dasar MBMMBI dan pengagihan sebahagian besar sumber pendidikan kepada sekolah kebangsaan (SK) dan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SMK), dan menjadikan SK dan SMK sebagai sekolah pilihan utama rakyat semua kaum. Akan tetapi, KPM tidak mempunyai dasar dan program untuk memperkasakan Bahasa Cina, Bahasa Tamil dan SJKC, SJKT, sekolah conforming dan sekolah mubaligh, malah mengabaikan pembangunan mereka. KPM tidak menyatakan masalah-masalah yang dihadapi oleh sekolah-sekolah tersebut seperti kekurangan guru, peruntukan wang, sekolah dan tanah rizab sekolah. Ia juga tidak menyatakan masalah-masalah yang dihadapi oleh pelajar-pelajar dalam pembelajaran Bahasa Cina dan Bahasa Tamil. Selain itu, KPM tidak mengemukakan formula penyelesaian masalah-masalah tersebut secara sistematik. Ini mengabaikan hak-hak yang sepatutnya dinikmati oleh pelajar-pelajar dan sekolah-sekolah tersebut.

Peringkat 3 (Tahun 2021-2025)

8. KPM berhasrat menjadikan sekolah kebangsaan dan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sebagai sekolah pilihan utama rakyat semua kaum pada tahun 2021-2025. Pada masa itu, KPM akan mengkaji semula pilihan pelbagai jenis aliran sekolah dan struktur sistem pendidikan kebangsaan.

Ini bermakna pihak berkuasa akan mengkaji semula status perundangan dan nilai kewujudan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SJKC) dan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Tamil (SJKT). Keadaan ini akan menimbulkan kebimbangan orang ramai berkenaan sama ada pendidikan prasekolah yang berlainan aliran, SJKC, SJKT dan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akan terus dipinggirkan sehingga menghadapi krisis survival dan kehilangan statusnya di sisi undang-undang, malah menyebabkan ibu bapa kehilangan hak-hak dan kebebasan dalam memilih jenis aliran sekolah d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untuk anak-anak mereka.

KPM pernah menukar sebilangan besar sekolah menengah Cina menjadi sekolah menengah jenis kebangsaan (sekolah menengah Inggeris), seterusnya mengkaji semula struktur sistem pendidikan kebangsaan dan status perundangan sekolah-sekolah rendah dan menengah Inggeris. Bahasa pengantar sekolah-sekolah Inggeris tersebut ditukar kepada bahasa kebangsaan. Akhirnya, sekolah-sekolah Inggeris tersebut ditukar menjadi sekolah kebangsaan dan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malah status perundangan sekolah-sekolah Inggeris tersebut telah dimansuhkan di bawah Akta Pendidikan 1996.

Penukaran sekolah menengah Cina dan sekolah-sekolah rendah dan menengah Inggeris merupakan satu pengalaman yang menyakitkan hati. Pengajaran pahit tersebut membolehkan kita memahami dan berwaspada

terhadap cara-cara pihak berkuasa meminggirkan dan menukar ciri-ciri sekolah-sekolah aliran Cina dan Tamil sehingga menimbulkan krisis survival sekolah-sekolah tersebut. Oleh itu, masyarakat haruslah dengan tegasnya membantah dan menghalang malapetaka yang seumpamanya berlaku kepada prasekolah, SJKC, SJKT dan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Ini menunjukkan SJKC dan SJKT akan terus dipinggirkan dan ciri-cirinya terhakis di Peringkat 1 (Tahun 2013-2015) dan Peringkat 2 (Tahun 2016-2020)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3-2025. Keadaan ini meletakkan landasan untuk mencapai “objektif muktamad” (ultimate objective) Penyata Razak 1956 di Peringkat 3 (Tahun 2021-2025) pelan pendidikan tersebut.

(4) PRINSIP YANG SAH DI SISI UNDANG-UNDANG BAGI ERJUANGAN KAMI

Dong Zong mengemukakan permintaan-permintaan yang sesuai, munasabah dan sah di sisi undang-undang, perjuangannya adalah berlantaskan prinsip yang sah di sisi undang-undang sebagai berikut:

1. Menghormati kedudukan Bahasa Kebangsaan dan mementingkan pembelajaran Bahasa Kebangsaan.
2. Perkara 152(1)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Malaysia memberi hak-hak kepada rakyat setiap kaum untuk mengguna, mengajar atau belajar bahasa ibunda masing-masing.
3. Rakyat setiap kaum melaksanakan tanggungjawab dan kewajipannya sebagai warganegara dan menikmati hak-hak dan kepentingannya sebagai warganegara dan pembayar cukai.

4. Memperjuangkan survival d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sekolah Cina tidak menjejaskan hak-hak dan kepentingan kaum lain.
5. Mengikut amalan sebuah negara yang berbilang kaum, kerajaan hendaklah bertanggungjawab dan menyokong pembangun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6. Resolusi, konvensyen dan deklarasi berkenaan hak asasi manusia, kepelbagaian kebudayaan d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yang diumumkan oleh Perhimpunan Agung Pertubuhan Bangsa-Bangsa Bersatu, UNESCO dan persidangan antarabangsa. Ini termasuk:

(1)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rticle 26

(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education; (2) Education shall be directed to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personality and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3) Parents have a prior right to choose the kind of education that shall be given to their children.

(2) The UNESCO meeting of specialists in 1951

“On educational grounds, we recommend that the use of the mother tongue be extended to as late as a stage in education as possible. In particular, pupils should begin their schooling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 mother tongue, because they understand it best and because to begin their school life in the mother tongue will make the break between home and the school as small as possible.” (p. 47-48)

Source: UNESCO (1953). The Use of Vernacular Language in Education. UNESCO Monographs on Fundamental Education, No.8. Paris: UNESCO.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00/000028/002897eb.pdf>

(3) UNESCO Conven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Education 1960

Article 1

1.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onvention, the term “discrimination” includes any distinction, exclusion, limitation or preference which, being based on race, colour, sex, language, religion, political or other opinion, national or social origin, economic condition or birth, has the purpose or effect of nullifying or impairing equality of treatment in education and in particular:
 - (a) Of depriving any person or group of persons of access to education of any type or at any level;
 - (b) Of limiting any person or group of persons to education of an inferior standard;
 - (c)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2 of this Convention, of establishing or maintaining separate educational systems or institutions for persons or groups of persons; or
 - (d) Of inflicting on any person or group of persons conditions which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dignity of man.

2.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onvention, the term “education” refers to all types and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includes access to education, the standard and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t is given.

Article 2

(b) The establishment or maintenance, for religious or linguistic reasons, of separate educational systems or institutions offering an education which is in keeping with the wishes of the pupil's parents or legal guardians, if participation in such systems or attendance at such institutions is optional and if the education provided conforms to such standards as may be laid down or approv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in particular for education of the same level.

Article 3

(a) To abrogate any statutory provisions and any administrative instructions and to discontinue any administrative practices which involve discrimination in education;

Article 5

1(a) Education shall be directed to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personality and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1(c) It is essential to recognize the right of members of national minorities to carry on their ow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 maintenance of schools and the use or the teaching of their own language; 1(c)(i) That this right is not exercised in a manner which prevents the members of these minorities from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e and language of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and from participating in its activities.

Selain itu, pakar-pakar dalam jawatankuasa perlindungan hak-hak kaum minoriti menyatakan bahawa penggunaan bahasa ibunda dalam sistem pendidikan memainkan peranan yang penting untuk menentukan sama ada kaum minoriti berupaya memelihara dan membangunkan ciri-ciri kaum tersebut; sekiranya sesebuah negara tidak melaksanakan pendidikan yang menggunakan bahasa ibunda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maka kebudayaan kaum minoriti tersebut akan terancam kerana bahasa ibunda merupakan komposisi utama kebudayaannya; Apabila sistem pendidikan sesebuah negara menafikan penggunaan bahasa ibunda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maka keberkesanan tindakan-tindakan pendidikannya adalah dipersoalkan.

(4) UNESCO Declar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 1966

Article 1

1. Each culture has a dignity and value which must be respected and preserved.
2. Every people has the right and the duty to develop its culture.
3. In their rich variety and diversity, and in the reciprocal influences they exert on one another, all cultures form part of the common heritage belonging to all mankind.

(5) UNESCO Declaration on Race and Racial Prejudice 1978

Article 6

1. The State has prime responsibility for ensuring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on an entirely equal footing in dignity and rights for all individuals and all groups.

Article 9

1. The principle of the equality in dignity and rights of all human beings and all peoples, irrespective of race, colour and origin, is a generally accepted and recognized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sequently any form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practised by a State constitutes a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giving rise to its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6) 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2001

Article 1 – Cultural diversity: the common heritage of humanity

Culture takes diverse forms across time and space. This diversity is embodied in the uniqueness and plurality of the identities of the groups and societies making up humankind. As a source of exchange,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cultural diversity is as necessary for humankind as biodiversity is for nature. In this sense, it is the common heritage of humanity and should be recognized and affirmed for the benefit of pres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Article 5 – Cultural rights as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cultural diversity

All persons are entitled to quali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at fully respect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7) UNESCO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n Tolerance 1995

Article 1 - Meaning of tolerance

1.1 Tolerance is respect, acceptance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rich diversity of our world's cultures, our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ways of being human. It is fostered by knowledge, openness, communication and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and belief. Tolerance is harmony in difference.

(8)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1965.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rticle 2

1. States Parties condemn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undertake to pursue by all appropriate means and without delay a policy of eliminating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all its forms and promoting understanding among all races, and, to this end:

Article 7

States Parties undertake to adopt immediate and effective measures, particularly in the fields of teaching, education,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with a view to combating prejudices which lead to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o promoting understanding, tolerance and friendship among nations

and racial or ethnical groups, as well as to propagating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is Convention.

(9)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66.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rticle 2

2. The States Parties to the present Covenant undertake to guarantee that the rights enunciated in the present Covenant will be exercised without discrimination of any kind as to race, colour, sex, language, religion, political or other opinion, national or social origin, property, birth or other status.

Article 13

1. The States Parties to the present Covenant recognize the right of everyone to education. They agree that education shall be directed to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personality and the sense of its dignity, and shall strengthen the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10)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rticle 27

In those States in which ethnic, religious or linguistic minorities exist, persons belonging to such minorities shall not be denied

the right, in community with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ir group, to enjoy their own culture, to profess and practise their own religion, or to use their own language.

(11)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1989.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rticle 2

1. States Parties shall respect and ensure the rights set forth in the present Convention to each child 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 without discrimination of any kind, irrespective of the child's or his or her parent's or legal guardian's race, colour, sex, language, religion, political or other opinion, national, ethnic or social origin, property, disability, birth or other status.

2. States Parties shall take all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the child is protected against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or punish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status, activities, expressed opinions, or beliefs of the child's parents, legal guardians, or family members.

Article 28

1. States Parties recognize the right of the child to education, and with a view to achieving this right progressively and on the basis of equal opportunity.

Article 29

1. States Parties agree that the education of the child shall be directed to:

(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s personality, talents and mental and physical abilities to their fullest potential;

(b) The development of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for the principles enshrined in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c) The development of respect for the child's parents, his or her own cultural identity, language and values, for the national values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 child is living, the country from which he or she may originate, and for civilizations different from his or her own;

Article 30

In those States in which ethnic, religious or linguistic minorities or persons of indigenous origin exist, a child belonging to such a minority or who is indigenous shall not be denied the right, in community with other members of his or her group, to enjoy his or her own culture, to profess and practise his or her own religion, or to use his or her own language.

(12)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National or Ethnic,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 1992.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rticle 1

1. States shall protect the existence and the national or ethnic, cultural,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identity of minoritie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territories and shall encourage conditions for the promotion of that identity.

2. States shall adopt appropriate legislative and other measures to achieve those ends.

Article 4

1. States shall take measures where required to ensure that persons belonging to minorities may exercise fully and effectively all their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without any discrimination and in full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3. States should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so that, wherever possible, persons belonging to minorities may have adequate opportunities to learn their mother tongue or to have instruction in their mother tongue.

**(13)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Linguistic Rights 1996
(Barcelona Declaration 1996)**

Article 10

1. All language communities have equal rights.

Article 7

1. All languages are the expression of a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of a distinct way of perceiving and describing reality and must therefore be able to enjoy the conditions required for their development in all functions.

Article 23

3. Education must always be at the service of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versity and of harmonious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language communi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Article 24

All language communities have the right to decide to what extent their language is to be present, as a vehicular language and as an object of study, at all levels of education within their territory: preschool, primary, secondary,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university, and adult education.

(5) PERHIMPUNAN PERSATUAN-PERSATUAN CINA MALAYSIA 728

Memandangk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menghadapi masalah yang serius, maka Dong Zong telah mengadakan satu perhimpunan pada 28 Julai 2013 yang dihadiri oleh lebih daripada 2 ribu orang dan 1100 buah pertubuhan yang menurunkan tandatangan sokongan. Pelbagai pertubuhan Cina, pertubuhan pendidikan dan kebudayaan setiap kaum dan parti-parti politik telah dijemput dan menghadiri persidangan tersebut.

Perhimpunan tersebut telah meluluskan 3 resolusi berikut:

1. Perhimpunan menegaskan sekali lagi bahawa negara kita ialah sebuah negara yang berbilang kaum, bahasa, budaya dan agama. Kerajaan seharusnya mengenal sekolah-sekolah pelbagai aliran bahasa di negara kita adalah aset yang amat berharga dan merupakan satu kelebihan. Untuk memastikan perpaduan dan persefahaman rakyat semua kaum, kerajaan seharusnya melaksanakan falsafah dan dasar pendidikan pelbagai jenis aliran sekolah dan bahasa. Perhimpunan dengan tegasnya membantah kerajaan melalui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3-2025 untuk terus melaksanakan dasar pendidikan satu aliran sekolah yang tidak kondusif kepada pembangun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dan menjejaskan perpaduan rakyat.

2. Perhimpunan menyeru kerajaan supaya memperbetulkan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3-2025 dan merujuk kepada Seksyen 3 Ordinan Pelajaran 1957 supaya mewujudkan satu sistem pendidikan kebangsaan yang diterima seluruh rakyat Malaysia, memenuhi keperluan rakyat semua kaum dan menggalak pembangunan budaya, sosial, ekonomi dan politik kaum masing-masing. Di samping menghormati kedudukan Bahasa Kebangsaan, juga perlu memelihara dan membantu pembangunan bahasa dan budaya rakyat semua kaum di negara kita.
3. Perhimpunan menyeru rakyat seluruh negara, institusi-institusi pendidikan semua kaum dan pertubuhan-pertubuhan masyarakat menyokong kempen mengutip tandatangan sokongan untuk membuat aduan terhadap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3-2025 yang melaksanakan dasar diskriminasi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ke Majlis Hak Asasi Manusia Pertubuhan Bangsa-Bangsa Bersatu dan Pertubuhan Pendidikan, Sains dan Kebudayaan (Unesco) PBB.

Sehubungan itu, Dong Zong melancarkan kempen tandatangan dan membuat seruan supaya mencapai 1 juta orang dan 3 ribu pertubuhan memberi tandatangan sokongan kepada perjuangan kami. Kami juga menubuhkan satu jawatankuasa kerja untuk mendraf dokumen petisyen untuk dikemukakan kepada Majlis Hak Asasi Manusia Pertubuhan Bangsa-Bangsa Bersatu dan Pertubuhan Pendidikan, Sains dan Kebudayaan (Unesco) PBB.

Kini, kami mendapat sokongan daripada 950 ribu orang dan 2800 buah pertubuhan yang telah menurunkan tandatangan sebagai sokongan kepada pandangan dan cadangan kami. Maka adalah diharapkan bahawa pihak kerajaan mengakur kepada hasrat rakyat dan seterusnya mengkaji semula dan memperbetulkan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3-2025.

(6) PANDANGAN DAN CADANGAN KAMI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3-2025 (“Pelan Pendidikan”) memberi impak negatif kepada survival dan pembangunan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dan Sekolah Conforming. Ia mendatangkan krisis survival kepada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aliran sekolah-sekolah Cina. Pelan pendidikan ini masih menekankan dasar pembangunan Sekolah Kebangsaan dan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sebagai sekolah pilihan utama seluruh rakyat, dan menafikan sekolah aliran lain menikmati hak-hak dan kepentingan-kepentingan yang sepatutnya.

Oleh itu, kami mengemukakan pandangan-pandangan dan cadangan-cadangan berikut:

1. Meminda akta pendidikan dan memansuhkan dasar pendidikan yang berasakan “objektif muktamad” iaitu dasar pendidikan sistem satu aliran sekolah, dan melaksanakan dasar pendidikan kepelbagaian budaya iaitu dasar pendidikan sistem pelbagai aliran sekolah yang mengguna bahasa pengantar masing-masing. Sehubungan itu, kesemua akta, dasar, pelan dan langkah pendidikan harus memenuhi ciri-ciri dan keperluan pembangunan setiap aliran sekolah, memberi layanan yang adil dan munasabah kepada semua aliran sekolah, dan memastikan survival dan pembangunan mereka.

2. Bahasa Cina ialah bahasa pengantar utama di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manakala Bahasa Kebangsaan ialah mata pelajaran yang wajib dipelajari. Keadaan pengajaran dan pembelajaran bahasa di SJKC tidak sama dengan Sekolah Kebangsaan. Di SJKC, selain mata pelajaran Bahasa Kebangsaan dan Bahasa Inggeris, semua mata pelajaran yang lain diajar dengan menggunakan bahasa Cina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nya. Oleh itu, Bahasa Cina di SJKC mestilah diperkasakan supaya murid-murid mempertingkatkan penguasaan Bahasa Cina agar dapat meningkatkan lagi hasil dan keberkesanan mempelajari setiap mata pelajaran.

3. Membantah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elaksanakan kurikulum dan pentaksiran standard mata pelajaran Bahasa Kebangsaan Sekolah Kebangsaan di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dan membantah penambahan bilangan waktu mata pelajaran Bahasa Kebangsaan di SJKC. Ini adalah kerana langkah sebegini jelas bertujuan menukar ciri-ciri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SJKC dan secara langsung akan menambah beban murid-murid. Kurikulum dan bahan pembelajaran yang mendalam dan sukar difahami akan menyebabkan murid-murid kehilangan minat mempelajarinya dan juga menyebabkan lebih ramai murid menjadi mangsa. Selain itu, pelaksanaan langkah tersebut akan mengurangkan masa pembelajaran mata pelajaran lain dan aktiviti-aktiviti ko-kurikulum. Keadaan sebegini menjejaskan keberkesanan pembelajaran dan pembangunan fizikal dan mental yang sihat dan seimbang.

Kementerian Pendidikan seharusnya melatih guru-guru dwibahasa yang menguasai bahasa Cina dan bahasa Kebangsaan untuk

mengajar mata pelajaran Bahasa Kebangsaan di SJKC, menambah baik bahan dan cara mengajar mata pelajaran Bahasa Kebangsaan SJKC bagi memenuhi keperluan dan ciri-ciri SJKC supaya mencapai keberkesanan pembelajaran yang paling baik untuk meningkatkan lagi tahap penguasaan bahasa Kebangsaan di kalangan murid-murid SJKC.

Pada tahun 2009, Kementerian Pendidikan pernah mengemukakan pelaksanaan kurikulum dan pentaksiran standard mata pelajaran Bahasa Kebangsaan dan Bahasa Inggeris Sekolah Kebangsaan di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dan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Tamil. Pada masa itu, pertubuhan-pertubuhan pendidikan dan kebudayaan masyarakat Cina dan India telah menyuarakan pendirian mereka untuk membantah pelaksanaan tersebut. Pertubuhan-pertubuhan Cina juga mengemukakan memorandum pendidikan kepada YAB Perdana Menteri Dato' Sri Mohd. Najib bin Tun Abdul Razak dan YAB Timbalan Perdana Menteri merangkap Menteri Pelajaran Tan Sri Dato' Haji Muhyiddin bin Mohd. Yassin pada 17 Disember 2009 dan 8 Mac 2010.

Mesyuarat kabinet pada 19 Mac 2010 telah membuat keputusan untuk tidak menyeragamkan standard kurikulum dan pentaksiran mata pelajaran Bahasa Kebangsaan dan Bahasa Inggeri di Sekolah Kebangsaan,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dan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Tamil.

Akan tetapi,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yang diumumkan oleh Kementerian Pendidikan pada September 2012 sekali lagi mengemukakan pelaksanaan kurikulum dan pentaksiran standard

mata pelajaran Bahasa Kebangsaan Sekolah Kebangsaan di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dan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Tamil. Ini sememangnya bertentangan dengan suara hati rakyat dan menghina keputusan kabinet.

4. Membantah pemansuhan kelas peralihan di peringkat sekolah menengah. Kementerian Pendidikan harus merancang semula dan menambah baik kurikulum, perguruan dan cara operasi kelas peralihan supaya ianya dapat memperkembangkan perannya untuk meningkatkan tahap penguasaan Bahasa Kebangsaan di kalangan pelajar dan dapat mengikuti kurikulum sekolah secara lancar. Memandangkan para pelajar mempunyai tahap penguasaan bahasa yang berbeza-beza, maka kelas peralihan hendaklah dikekalkan untuk menjalankan perannya dengan baik. Pemansuhan kelas peralihan tentunya akan menyebabkan pelajar-pelajar berkenaan menjadi mangsa.
5. Pelan Pendidikan mengabaikan peranan yang dimainkan oleh pihak lembaga pengelola selama ini dalam menjaga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Kami dengan tegasnya meminta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engambil berat peranan lembaga pengurus dan memastikan kuasa lembaga pengurus sekolah tidak terjejas supaya ia dapat beroperasi dengan normal untuk mengurus sekolah dengan sewajarnya, memelihara ciri-ciri sekolah dan berhubung dengan masyarakat untuk membangunkan sekolah.
6. Mengadakan kelas-kelas pendidikan prasekolah dan pendidikan khas yang mengguna bahasa Cina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di SJKC. Kementerian Pendidikan harus memastikan kurikulum,

pentaksiran, bahan pengajaran dan pembelajaran, guru-guru, pembantu guru dan sebagainya memenuhi keperluan pembangunan dan ciri-ciri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yang menggunakan bahasa Cina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dalam pengajaran, pembelajaran, peperiksaan dan pentadbiran sekolah. Kami mencadangkan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embekalkan makanan yang sesuai mengikut tabiat makan dan minum murid-murid setiap kaum.

7. Mengiktiraf sumbangan Sekolah-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kepada negara dan meluluskan penubuhan Sekolah-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yang baru, menginstitusikan pemberian peruntukan wang secara sistematik kepada semua sekolah tersebut setiap tahun.
8. Mengiktiraf sepenuhnya Sijil Peperiksaan Bersama (Unified Examination Certificate, UEC) Sekolah-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Pada masa sekarang terdapat banyak universiti luar negara dan 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 swasta tempatan negara kita telah menyetujui dan memperakui sijil tersebut. Ini termasuk 87 buah universiti yang terkenal daripada 200 buah universiti terbaik seluruh dunia juga mempunyai tamatan pelajar Sekolah-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melanjutkan pelajaran di universiti-universiti tersebut.
9. Mementingkan pembangunan Sekolah-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Ini termasuk:
 - (1) Memberi peruntukan yang adil dan munasabah kepada SJKC

secara sistematik.

- (2) Memulihkan dan mengadakan sistem latihan perguruan yang mengguna bahasa Cina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utama bagi latihan perguruan kumpulan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SJKC).
 - (3) Menyelesaikan masalah kekurangan guru dan masalah penempatan guru-guru tidak berkelayakan Bahasa Cina yang masih dihantar ke SJKC.
 - (4) Mengadakan mekanisme yang normal bagi penubuhan Sekolah-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dengan penyediaan tanah rizab sekolah dan peruntukan yang diperlukan untuk pembinaan sekolah-sekolah tersebut.
10. Memperluas pelaksanaan penggunaan ICT dalam pengajaran dan pembelajaran di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Kedua-dua Pelan Induk Pembangunan Pendidikan 2006-2010 dan Pelan Pembangun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2013-2025 mementingkan penggunaan ICT dalam pengajaran dan pembelajaran di sekolah. Namun, perancangan dan pelaksanaannya tertumpu di Sekolah Kebangsaan, manakala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dan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Tamil telah diabaikan.

Kerajaan harus memperbetulkan dan mencegah penyelewengan yang berlaku semasa memperluas pelaksanaan penggunaan ICT dalam bidang pendidikan, dan harus secara adil memperkasakan pelaksanaan ICT di semua aliran sekolah agar murid-murid mendapat manfaat daripadanya. Barulah ini merupakan cara yang adil dan munasabah serta memberi manfaat kepada pembangunan

negara.

11. Memulihkan kedudukan, jenis sekolah dan istilah “Sekolah Menengah Jenis Kebangsaan” (SMJK) secara sah di sisi undang-undang, serta menunaikan janji-janji kerajaan kepada Sekolah-sekolah Menengah Conforming termasuk:-
 - (1) Kerajaan menanggung semua perbelanjaan Sekolah-sekolah Menengah Conforming (Sekolah-sekolah Menengah Jenis Kebangsaan).
 - (2) Satu pertiga masa persekolahan Sekolah-sekolah Menengah Conforming diguna untuk mengajar Bahasa Cina.
 - (3) Menyediakan guru terlatih yang cukup.
 - (4) Menjamin dan memulihkan hak-hak dan kepentingan-kepentingan Sekolah-sekolah Menengah Conforming dan kuasa lembaga pengelola sekolah-sekolah tersebut. Pengetua dan guru-guru penolong kanan Sekolah Menengah Conforming yang dilantik hendaklah berkelayakan Bahasa Cina dan mendapat persetujuan lembaga pengelola sekolah. Pihak lembaga pengurus sekolah berhak mencadang calon pengetua dan guru-guru penolong kanan.

12. Kursus kurikulum pendidikan teknikal dan vokasional yang diadakan di Sekolah Menengah Conforming,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dan institusi-institusi pendidikan teknikal dan vokasional kerajaan haruslah juga menggunakan pelbagai jenis bahasa termasuk bahasa Cina dan bahasa Tamil sebagai bahasa pengantar.

13. Menyediakan guru bahasa Cina terlatih yang cukup kepada Sekolah-sekolah Menengah Conforming dan Sekolah-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menetapkan secara bertulis supaya kelas Bahasa Cina dan kelas Kesusasteraan Cina diatur dalam jadual waktu persekolahan. Namun, Pelan Pendidikan tidak mementingkan kelas Bahasa Cina di Sekolah-sekolah Menengah Conforming dan Sekolah-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dan mengabaikan penyediaan guru-guru terlatih yang cukup untuk kelas Bahasa Cina.

(7) PENUTUP

Semua aliran sekolah d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merupakan aset bernilai dan kelebihan kepada negara kita. Survival d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bahasa dan budaya adalah perkara yang amat penting bagi setiap kaum dan merupakan hak-hak mereka. Oleh itu, perlembagaan negara, akta, dasar dan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dan pelaksanaannya haruslah menjamin dan menyokong survival d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bahasa dan budaya semua kaum.

Sehubungan itu, pentadbiran kerajaan hendaklah mengambil kira keadaan masyarakat majmuk negara kita dan tren pembangunan global. Namun,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dan dasar-dasar dan langkah-langkah berkaitan yang dikemukakan oleh kerajaan masih tidak memberi layanan yang adil dan saksama kepada setiap aliran sekolah d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Kami berpendapat bahawa kerajaan harus mengkaji semula dan memperbetulkan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3-2025 supaya menghasilkan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yang praktikal untuk dilaksanakan bagi memperkembangkan kelebihan semua aliran sekolah d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di negara kita.

二、呈政府首长、部长及国会议员有关反对《教育大蓝图》之百万签名运动备忘录（华文）

编者按语：董总于2015年6月1日向首相、教育部长提呈有关备忘录，并于2015年6月11日特为此而举行新闻发布会。

备忘录 —— 董总对 《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 的看法与建议

2015-05-21

一、绪言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种语文、多种源流学校及多种宗教信仰的国家。根据官方估计，2014年全国总人口逾3026万，即公民人口2762万，非公民人口264万。公民人口中，马来族占55.1%（1523万），原住民族12.9%（357万），华族23.8%（658万），印度族7.1%（197万），其他民族1%（26万）。

早在1957年独立建国前，本国已拥有采用不同语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各种源流学校，例如英文学校、马来文学校、华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这些多元社会特色是这个国家独特的地方，也是国家的宝贵资产和优势，造福国家和各族人民。

可惜的是，政府没有真正把握多元化的优势，反而实施单元主义教育政策，长期贯彻《1956年拉萨报告书》第12条文所阐明的教育政策“最终目标”，实现单一源流学校制度，即：“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是把所有族群的孩子，集中在一个以国语（即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国家教育体系，而为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必须逐步推行，不能操之过急”。一旦“最终目标”得以全面实现，本国最后只有一种源流学校，即以国语（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国民学校（马来文学校），而非国语或非马来语源流的学校例如华文学校、淡米尔文学校则长期遭边缘化，甚至面对变质和消失的危机。

当局把绝大部分教育资源分配给国民学校（马来文学校）的国小和国中，致力于发展国小和国中。华小、淡小、教会学校、人民宗教学校和改制中学长期面对的师资不足、拨款不公、学校短缺及校地不足（不获分配学校保留地）、学校董事会权力遭蚕食等问题，至今仍未获得解决。此外，当局仍不承认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考试文凭，没有制度化每年拨款给华文独中。当局近年批准设立许多盈利导向的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却不批准、增建非营利性质的华文独中，反而限制华文独中，不得超过60所的现状。

二、华文教育体系

华文教育在此地扎根和发展已近200年，肩负传承中华文化的民族教育使命，为国家栽培人才。华文教育的发展使中华文化和华文媒体相应发展起来。华人社会各界包括社团和学校皆欢庆民族传统节日，传承民族习俗、艺术，发扬儒家、佛家、道家文明等，举办各类中华文化活动和表演，并创造具有本土特色及中华文化内涵的大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包括24节令鼓、檳城州大旗鼓游行表演

（Chengay）、柔佛州新山古庙游神活动、全国华人文化节及各类美食展出等等。

长期以来，华人社会大力维护与发展华文教育，争取平等地位和公平合理权益，坚决反对不利于华文教育生存与发展的法令、政策、教育报告书、教育蓝图和行政措施等。华社通过广大群众力量及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努力建设一个从小学、中学至大学的华文母语教育体系，为国家提供百花齐放的多元教育体系作出贡献。

华社的努力已取得一些成果。今天，马来西亚拥有系统较完整、规模较大及从小学至高等学府正规教育的华文教育体系。2014年，全国有1295所华文小学56万名学生，60所华文独立中学8万名学生，3所华社民办高等学府6千名学生。

根据官方统计，2013年全国有96%华族孩童，在华小接受基础华族语文母语教育；2012年全国华小有60万2578名学生，其中非华族学生有8万1011人或占13.4%。

华文中小学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和行政用语，兼修马来西亚语（即国语/马来语）和英语科。华社民办高等学府则按各个课程情况，采用个别媒介语，如华语，或华英双语，或马来西亚语进行教学。

华小的师资、课程和考试由政府负责办理，教职员是政府公务员。华小没获得公平合理对待，长期面对的校舍校地、拨款和师资短缺等问题至今仍没有获得解决。例如，华小学生占各源流小学人数的21%，但在近几届的国家5年发展计划中，只获得2.4%至3.6%的小学发展拨款，造成华小长年累月向华社募款以维持及发展学校。

全国60所华文独中和3所华社民办高等学府，都是由各校董事会

自行负责筹募软硬件建设经费，聘请教职员的。

1970年代，全马来西亚掀起华文独中复兴运动。董教总全国发展华文独立中学运动工作委员会于1973年成立，为华文独中编纂和出版统一的各学科课本，举办统一考试，推动教师培训、学生升学辅导、学生活动、奖贷学金等工作。全国华文独中统一考试自1975年举办至今年已是第41届。华文独中统考文凭广获国外大学和国内私立大专接受为入学资格。近年，世界排名首200所顶尖大学中，87所大学有华文独中统考生就读。然而，本国政府至今仍不承认华文独中统考文凭。

改制中学的前身是华文中学，当年被政府改制为英文中学，即国民型中学，之后再改为马来文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国民中学，主要教学媒介语为国语，只有一科华文语文课。全国78所改制中学有12万名学生，其师资、课程和考试由政府负责办理，教职员是政府公务员。50多年来，政府没有履行当年对改制中学许下的各种承诺，包括三分之一上课时间供学习华文和中华文学，承担学校的全部行政和发展开销，保障学校董事会主权，教师（包括校长等行政高职人员）的委任必须获得董事会的同意，董事会有权聘请和解雇由政府支付薪金的学校职工，校产权仍由董事会或业主拥有，不会国有化校产拥有权等等。

政府不断违反本身对改制中学的承诺，包括在《1996年教育法令》废除了“国民型中学”的法定地位，蚕食董事会主权及学校的特征与权益。改制中学遭边缘化，面对的拨款不公、师资短缺、不具华文资格行政高职人员、华文和中华文学教学时间等问题，至今都没获得解决。当局在没获得董事会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委派不具华文资格者到改制中学出任校长、副校长等行政高职。

三、《教育大蓝图》对母语教育的挑战与危机

我们就《教育大蓝图》不利于母语教育生存和发展的内容，简述如下——

2001年至2013年，马来西亚教育部相续推出三个教育大蓝图，即《2001—2010年教育大蓝图》、《2006—2010年首要教育大蓝图》、《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简称《教育大蓝图》）。这些教育大蓝图的核心政策，旨在贯彻《1956年拉萨报告书》的“最终目标”，建立“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语文、一种源流学校”。

《2001—2010年教育大蓝图》第1.04章节指出，教育政策时时都强调“国民团结”，因此必须有：（1）统一的国家教育制度；（2）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3）以马来文化为主的国家教育课程和所有学校采用的统一课程；（4）所有学校都采用同样的考试制度。它指出这是《1956年拉萨报告书》的要求，也重提《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和《1961年教育法令》要建立一个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教育制度。

《2006—2010年首要教育大蓝图》强调建立“民族国家”，巩固国语地位，确保国语作为国家教育制度的主要教学媒介语，注重伊斯兰宗教文明，国小和国中成为所有族群的首选学校，同时继续推行“宏愿学校计划”。为此，该蓝图第4.12和4.16章节规定建立一个以国语（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教育制度；第4.26章节阐明在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阶段，建立一个以国语（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制度，把课程、课外活动、考试和文凭划一，而本国其他族群语文只列为中小学的选修科目。如此一来，华小和淡小等母语教育源流学校则面对变质和消失的危机，华印裔等民族的母语只可在以马来语为

主要教学媒介的幼儿园、国小和国中，当作一科语文课来学习；华语、淡米尔语丧失作为学校教学媒介语的地位。

2011年7月16日，在宣布检讨国家教育制度和制订教育大蓝图时，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曾表明关注国家教育制度，是否已经全面执行和实现《1956年拉萨报告书》的政策与目标。2013年9月6日，慕尤丁在推介《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定稿时表明，教育大蓝图是捍卫和执行《1996年教育法令》所规定的教育政策。这说明蓝图是在贯彻单元主义教育政策，尤其是《1996年教育法令》在序文和第17条文阐明的教育政策是：“国语必须是国家教育制度内所有教育机构的主要教学媒介语”。

《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在第一章表明是根据以前的教育报告书和政策，来制订此教育大蓝图（蓝图第1章第4页），并指出《1956年拉萨报告书》所规定的政策，是制订国家教育制度的基础，以达致所谓的“国民团结”（蓝图第A章第1页）。

过去，当局通过《1961年教育法令》和《1996年教育法令》，用35年在英文中小学、教会学校和改制中学（前华文中学），逐步实现了《1956年拉萨报告书》的“最终目标”，把这些学校的教学媒介语改为马来语，成为国民小学和国民中学。现在，当局企图通过《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用13年时间在幼儿园学前教育、华文小学和淡米尔文小学，有步骤和计划地加速实现单一源流学校制度“最终目标”。一旦华小变质，华文独立中学也无法幸免于难。

《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是以13年时间，分成三个阶段（3年+5年+5年）来推行单元主义教育政策，加速实现“最终目标”。该蓝图内不利于母语教育及多种源流学校制度生存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包括：

第一阶段（2013年至2015年）

1. 教育部规定所有幼儿园必须采用国家学前教育课程，并通过《2006—2010年首要教育大蓝图》第4.26章节规定在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阶段，建立一个以国语（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制度，把课程、课外活动、考试和文凭划一，而本国其他族群语文只列为中小学的选修科目。

教育部接着通过《2010年国家学前教育标准课程》，取消了非国语源流幼儿园以华语或淡米尔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地位，并规定以马来语、英语和华语（或淡米尔语）进行的教学课时各占三分之一或各400分钟。

现在，《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进一步贯彻上述政策和措施，规定所有幼儿园必须采用国家学前教育课程以及进行注册。

这隐藏着使华小和华文独中消亡的危机，犹如“基因改造”或釜底抽薪，把原有的各源流幼儿园的教学媒介语逐步统一以国语为主，使华语、淡米尔语源流的幼儿园变质及消亡。这将剥夺家长为子女自由选择就读何种源流幼儿园和小学的权益，致使家长送孩子就读国小，使华小、淡小生源减少，打击华文独中的生存，达到国小和国中为所有家长的首选学校，最后实现《1956年拉萨报告书》的单一源流学校制度“最终目标”。

虽然《1996年教育法令》第23条款提到非国语的语文可作为幼儿园的教学媒介以及国语是必须科，但是社会各界必须认清及提高警惕，政府有朝一日也可通过如同华文中学改制或

英语教数理政策等行政措施，把幼儿园的教学媒介统一改为国语。在《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的最后阶段，华文、淡米尔语将成为第三语文，与日文，阿拉伯文等同等级。

2. 2010年《巩固国语和加强英语》、2011年《小学标准课程》、2012年《国家教育政策》和《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都是以“巩固国语”和“国民团结”为名，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为目的，在华小和淡小实施与国小同样的国文科课程、教材和考试，大幅度增加国语课时。当局实施的国语科师资、课程、教材、教学法和评估考试引起各种问题，不适合华小、淡小母语教育的办学本质和实际需求，没有根本彻底解决华小和淡小长期面对的问题。
3. 当局提出把华小等学校的法定地位从“政府资助学校”改为“政府学校”，并把校地长期租给教育部及把校地信托权交给教育部。这是逐步变质及改制华小的措施，包括蚕食华小董事会主权，改变董事会成员结构以钳制、控制董事会，致使董事会丧失学校拥有权及校产管理权、信托权和使用权，使董事会名存实亡。全国现有1290多所华小是华社通过董事会设立的，并获得政府给予资助，在《1996年教育法令》下属于“政府资助学校”，享有获得全部行政拨款和发展拨款的法定权利。华小董事会是华小的学校创办者和学校拥有者，一旦当局把现有华小的“政府资助学校”法定地位改制为“政府学校”，有关被改制的华小的学校拥有权就属于政府，这是国有化华小董事会所设立及原本拥有的华小。

第二阶段（2016年至2020年）

4. 当局重提的“学生交融团结计划”实行对华小和淡小不利的措施，因为当局发出的通令和指南规定，国语（马来语）为学生交融团结计划的媒介语，一切会议、活动仪式、声明、宣布、宣传、出版及其他事务，都必须以国语进行。其他语文的使用受到限制，失去媒介语地位。它也没有规定参加的学校自由使用各自的教学媒介语。这进一步蚕食华小和淡小的母语教育办学本质与特征。
5. 当局重提“宏愿学校计划”，以把各源流小学集中在同一个校园，最终把华小和淡小的媒介语改为国语而成为国小，实现单一源流学校制度“最终目标”。教育部1995年《宏愿学校：概念与实施》第4.2条文阐明：“在达致国民团结的目标方面，教育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以《1956年拉萨报告书》为核心的国家教育政策，明确强调教育政策的目标是作为团结国民的工具，特别是在学童方面。因此，国语（即马来语）作为所有种类学校（即各源流学校）的统一教学媒介，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而且必须逐步全面实行。”
6. 当局提出合并、关闭微型学校的措施，将进一步减少华小、淡小的学校数量，并以搬迁微型学校的方式取代增建新的华小、淡小，完全漠视制度化拨款及拨地增建华小、淡小的民间诉求。
7. 当局一味强调“巩固国语和加强英语”政策，把绝大部分教育资源分配给国小和国中，实现国小和国中为所有家长的首选学校，但却没有强化华文、淡米尔文以及华小、淡小、改制中学和教会学校的政策和计划，漠视它们的发展。当局完

全不提学生学习华文、淡米尔文所面对的种种问题，也不提这些学校面对的师资短缺、拨款不公、学校不足、不获分配学校保留地等问题，更不提制度化解决问题的方案，漠视这些学校及学生所应享有的权益。

第三阶段（2021—2025年）

8. 当局提出在2021年至2025年，实现国小和国中成为所有家长的首选学校，并检讨“多源流学校的选择”和“国家教育体系结构”。这意味着当局将检讨华小、淡小等的法定地位和存在价值。这令人担忧多种源流学前教育、华小、淡小和华文独中继续被边缘化，面对变质和失去法定地位而消失的危机，使家长失去为孩子选择接受母语教育或就读何种源流学校的权益。当局曾在《1961年教育法令》把华文中学改制为国民型英文中学，接着检讨国民型英文中小学的选择及在国家教育体系结构内的法定地位，最后在《1996年教育法令》废除了国民型英文中小学，使它们丧失法定地位，不复存在，其教学媒介语改为国语而成为国小和国中。华文中学改制和英文中小学消失的悲惨下场历史教训历历在目，因此必须吸取前车之鉴，作为后事之师，了解当局通过法令、政策和行政措施，使其他源流学校被边缘化、变质及消失的手段，并坚决反对及制止类似浩劫在学前教育、华小、淡小和华文独中发生。

由此可见，《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将在第一阶段（2013年至2015年）和第二阶段（2016年至2020年）弱化、边缘化和逐步变质华小和淡小，为在第三阶段（2021—2025

年）实现《1956年拉萨报告书》“最终目标”铺路，届时华小和淡小面对失去法定地位而消失的危机。

四、我们的抗争之法理依据

董总提出的诉求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在进行抗争时所采取的主要法理依据包括：

1. 尊重马来西亚语作为国家语文的地位，重视马来西亚语的学习。
2. 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第152（1）条赋予人民使用、教授和学习各民族语文等任何语文的权利。
3. 各族人民履行公民的责任与义务，享有同为公民及纳税人应有的权益。
4. 争取华文教育生存与发展空间，并没有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
5. 依循国际惯例，在多元民族国家，政府必须并有义务扶持母语教育发展。
6. 联合国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各项国际会议发布的关于人权、多元文化和母语教育的决议、公约、宣言。这包括：
 - (1) 联合国大会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
 -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1年议决案：学生一开始上学就应该以母语作为教学媒介，并且应尽量将母语的使用，推向教育

的更高阶段去。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0年《取缔教育歧视公约》：

第一条：

(一)、为本公约目的，“歧视”一语指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经济条件或出生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特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教育上的待遇平等，特别是：

(甲) 禁止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接受任何种类或任何级别的教育；

(乙) 限制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只能接受低标准的教育；

(丙) 对某些人或某群人设立或维持分开的教育制度或学校，但本公约第二条的规定不在此限；或

(丁) 对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加以违反人类尊严的条件。

(二)、为本公约目的，“教育”一语指一切种类和一切级别的教育，并包括受教育的机会、教育的标准和素质、以及教育的条件在内。

第二条(乙)：为避免教育歧视，国家有义务“基于宗教上或语言上的理由，设立或维持分开的教育制度或学校，以提供一种与学生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愿望相符的教育，而这种制度的参加和这种学校的入学是由人随意选择

的”。

第三条（甲）：废止含有教育上歧视的任何法律规定和任何行政命令，并停止含有教育上歧视的任何行政惯例。

第五条（一）：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必须承认少数民族成员进行他们自己教育活动的权利，包括维持学校及使用或教导他们自己的语言；当少数民族行使此权利时，不得妨碍他们了解其社群的整体文化和语言以及参加这些活动。

另一方面，有关防范歧视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小组的特委起草人的建议指出：“在教育体系里应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是一个关键性的考验因素，它可以决定少数民族是否有能力维持和发展其民族特质。如果国家没有实行以母语为教学媒介的教育，一个作为文化群体存在的少数民族将受到危害，因为语言是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职是之故，在一个国家里，一个被剥夺以母语为教学媒介的教育体系的所谓有效措施，将是受到质疑的。”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6年《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

第一条：

- （一）每一种文化都有各自的必须受尊重和维系的尊严和价值；
- （二）每一个族群都有权利和义务去发展其本身之文化；
- （三）由于文化类型多样化且各具特色，在彼此相互影响下，所有的文化最终将构成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

-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8年《种族与种族偏见问题宣言》：
第六条：国家的主要职责是在尊严和权利人人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确保所有个人与群体的人权与基本自由。
第九条（1）：全人类和各国人民不论其种族、肤色及血统，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的原则，是得到普遍接受和承认的国际法原则。因而一国实行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即构成侵犯国际法的行为，应当承担国际责任。
- (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第一条：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第五条：每个人都有权接受充分尊重其文化特性的优质教育和培训。
- (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宽容原则宣言》：宽容是对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表达方式以及人道的尊重、接纳与赏识。它是由学识、开明、交际、思想自由、良知和信仰所构成的。宽容就是异中求同。
- (8) 联合国1965年《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第二条：缔约国谴责种族歧视，并承诺立即以一切适当方

法实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与促进所有种族间的谅解的政策。

第七条：缔约国承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尤其在讲授、教育、文化及新闻方面以打击导致种族歧视之偏见，并增进国家间及种族或民族团体间的谅解、容恕与睦谊，同时宣扬联合国宪章之宗旨与原则、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及本公约。

(9) 联合国1966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第二条（二）：缔约各国承担保证，本公约所宣布的权利应予普遍行使，而不得有例如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的任何歧视。

第十三条：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意教育应鼓励人的个性和尊严的充分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10) 联合国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二十七条：在那些存有在族群、宗教或语言上属于少数人的国家里，不得否决这些少数人成员与其社群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

(11) 联合国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

第二条：每一儿童均享受本公约下的权利，不因儿童或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

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族裔或社会出身、财产、伤残、出生或其他身份而有任何差别；国家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儿童得到保护，不受基于儿童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家庭成员的身份、活动、所表达的观点或信仰而加诸的一切形式的歧视或惩罚。

第二十八条：缔约国承认儿童有受教育的权利。

第二十九条：缔约国认为教育儿童的目的应包括：最充分地发展儿童的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培养对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联合国宪章》所载各项原则的尊重；培养对儿童的父母、儿童自身的文化认同、语言和价值观、儿童所居住国家的民族价值观、其原籍国以及不同于其本国的文明的尊重。

第三十条：在那些存在有在族裔、宗教或语言方面属于少数人或原为土著居民的人的国家，不得剥夺属于这种少数人或原为土著居民的儿童与其群体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自己的宗教并举行宗教仪式、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

(12) 联合国1992年《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

第一条：各国应在各自领土内保护少数群体的存在及其民族或族裔、文化、宗教和语言上的特征并应鼓励促进该特征的条件；各国应采取适当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以实现这些目的。

第四条：各国应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属于少数群体的人可在不受任何歧视并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情况下充分而切实地行使其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各国应采取适当措施，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充分的机会学习其母语或在教学中使用母语。

(13) 1996年巴塞罗纳《世界语言权利宣言》：

第十条：所有语言社群均享有平等的权利。

第七条（1）：一切语言都是群体认同的表达形式，同时也是认识和描绘现实的独特方式，因此必须能享有发展其所有功能的环境。

第二十三条（3）：教育始终必须服务于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世界各语言社群之间的和谐关系。

第二十四条：所有语言社群均有权决定表达其语言的程度，在其领域内的各教育阶段包括在学前、小学、中学、技术与职业、大学和成人教育的阶段上作为媒介语言和研究对象。

五、“7·28”华团大会

有鉴于母语教育面对严峻问题，董总于2013年7月28日主办华团大会，获得逾2千人出席及1100个团体签署支持。各华团、各族文教团体及各政党亦受邀与会。大会通过3项决议案如下：

1. 大会重申，我国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语文、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国家，各源流学校是国家的宝贵资产和优势，政府

应该认同和实施多元民族语文教育理念和政策，才能确保各族人民的真正团结和谅解。大会坚决反对政府通过《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实施不利于母语教育和破坏国民团结的单元主义教育政策与措施。

2. 大会坚决要求政府修正《教育大蓝图》，并吁请政府参照《1957年教育法令》第3条款之宣示，以建立一个为全国人民所接受的国家教育体系，满足各族人民的需求，促进他们的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在尊重国语地位的同时，也维护及扶持我国各民族语文和文化的发展。
3. 大会呼吁全国人民、各民族教育机构、社会团体，积极响应签名运动，将《教育大蓝图》歧视母语教育的政策，投诉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董总展开签名运动，号召100万人和3千个团体签名支持，并成立小组拟订申诉书，以提呈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教科文组织。

今天，我们收集了95万人的签名，以及2800多个社团的盖章，以支持我们的看法和建议。在此，希望政府当局俯顺民意，检讨及修正《教育大蓝图》。

六、我们的看法和建议

有鉴于《教育大蓝图》不利于华小、华文独中及国民型中学的生存与发展，使华教面临存亡危机，而且大蓝图仍然强调发展国小和国中为全民首选学校的政策，剥夺了其他源流学校应该享有的权益。因此，我们对《教育大蓝图》提出下列看法和建议：

1. 修改教育法令，废除单元主义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实施多元化教育政策。教育法令、政策、蓝图和措施应符合各语文源流学校的本质和发展需要，公平合理对待各语文源流学校，保障其生存与发展。
2. 华小是以华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而国文在华小是必修科，华小和国小的语文课程教学情况有所不同。在华小，除了国文和英文科，其他科目都是以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因此，必须强化华小的华语华文科教学，以确保学生有效掌握华文和提高各学科知识的学习效果。
3. 反对教育部在华小实行与国小同等水平的国文科课程和考试，以及反对增加华小国文科节数，因为这些措施显然在于改变华小母语教学的特征，将加重华小学生的负担，深奥难懂的课程和教材只会令学生失去学习兴趣，造成更多华小学生成为牺牲者，同时也剥夺学习其他科目和课外活动的时间，势将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身心健康与平衡发展。教育部应培训主修华文和国文的双语教师来负责教导华小国文科，改善华小目前的国文科教材和教学法，以符合华小的本质和需要，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提高华小学生的国文水平。

教育部曾于2009年提出在华小和淡小实施与国小同等水平的国文科和英文科的课程和考试。当时华社和印裔社会文教团体已表达反对该措施的立场。华团也于2009年12月17日和2010年3月8日提出备忘录给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和副首相兼教育部长丹斯里慕尤丁，表明立场和要求。2010年3月19日，内阁议决不统一国小、华小和淡小的国文科和英文科的课程

和考试。但是，现在教育部在《教育大蓝图》里再次提出在华小和淡小实施与国小同等水平的国文科课程和考试，根本是违背民意，藐视内阁。

4. 坚决反对废除中学预备班，同时重新策划和改善中学预备班的课程、师资和运作方式，确保发挥其功能，提高学生掌握国文的能力，顺利衔接国中的课程，让学生真正受惠。基于每个学生语文掌握能力不一的事实，因此预备班的设立是有其作用和必要的，教育部废除预备班势必造成有关学生成为牺牲者。
5. 《教育大蓝图》忽视了华小董事部作为华小保姆的传统角色。我们坚决要求，教育部必须重视华校董事部，确保董事部主权，及其正常运作，以便董事部能妥善管理华小，维持华小的本质与特征，联系社区推动华校的建设与发展。
6. 为华小开办的学前教育班和特殊教育班，必须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确保课程、考试、教材、师资和助理人员等方面，以符合和衔接华小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和考试媒介及行政媒介语文的本质和发展需要。我们也建议，教育部提供的食物必须符合各民族学生饮食文化的习惯。
7. 必须肯定华文独立中学对国家的贡献，允许增建华文独立中学，制度化每年拨款给全国华文独立中学。
8. 全面承认华文独立中学统考文凭，因为华文独中统考文凭的价值早已受到国外大学和国内私立大学的认同和肯定，包括世界排名首200所大学里的87所顶尖大学拥有华文独中生就读。

9. 重视华文小学的建设与发展，包括制度化公平合理拨款给华小；恢复和设立以华语为主要培训媒介语的华小师资培训制度；解决华小师资短缺和不具华文资格教师等问题；设立拨款和拨地兴建华文小学的正常机制。
10. 在华小教学上全面推广和应用信息与通讯科技。教育部在《2006 - 2010年首要教育发展大蓝图》和《2013 - 2025年教育发展大蓝图》都强调信息和通讯科技在教学上的重要性，但是在策划和执行上都只是集中在国小，忽略了华小和淡小。政府应纠正所出现的种种偏差，以公平对待及全面强化各源流小学在教学上应用信息和通讯科技教学，让各族学生受惠，因为这才是公平合理的做法，惠及国家发展。
11. 恢复“国民型中学”的合法地位和学校类型名称（Sekolah Menengah Jenis Kebangsaan, SMJK）；落实政府当年对改制中学（“国民型中学”）的承诺，即是：
 - 由政府承担学校全部软硬體经费开销；
 - 三分之一的华文授课时间；
 - 提供足够合格师资；
 - 保障改制中学权益和恢复董事会权益；正副校长必须具有华文资格，同时必须获得董事会接受；董事会有权推荐正副校长人选。
12. 在国民型中学、国民中学和政府技职教育学府开办包括以华语、淡米尔语等语文为教学媒介语的技职教育课程。
13. 政府应该为国民型中学和国民中学提供足够的合格华文教

师，明文规定把华文班和中国文学纳入正课时间表。但是，《教育大蓝图》对国民型中学和国民中学的华文班并没有给予重视，完全漠视为这些华文班提供适当的师资。

七、结语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神经系统”，是一个民族的传统和期望的最好表达。拟具教育政策必须考虑我国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情，必须注意当前全球发展的趋势，然而政府所提出的教育大蓝图及其相关政策措施，并没有注意到这些方面的需求。

21世纪是一个亚洲的世纪，马来西亚的教育大蓝图应该具有这些方面的适应性。未来的一代必须被教育成为能够适应于这种国际的趋势。但是，《2013 - 2025年教育发展大蓝图》却缺欠这方面的国际观，令我们深感遗憾。

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应该重新审议《2013 - 2025年教育发展大蓝图》，提出一项实际可行的教育发展的路线图。





**呈
请愿书**

呈请愿书

- 一、呈联合国机构之请愿书：马来西亚母语教育权利遭受侵犯（英文） 101
- 二、呈联合国机构之请愿书：马来西亚母语教育权利遭受侵犯（华文） 125

一、呈联合国机构之请愿书：马来西亚母语教育权利遭受侵犯（英文）



PETITION TO UNESCO

THE VIOLATION OF THE RIGHT TO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IN MALAYSIA

Presented by: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Dong Zong)

Block A,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Tel: +603 8736 2337 Fax: +603 8736 2779 Email: support@dongzong.my

102 · 董总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反对《教育大蓝图》



Our Ref: yst/2015/05/unesco

Date: 28 May 2015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Wisma UN, Block C
Kompleks Pejabat Damansara
Jalan Dungun, Damansara Heights
50490 Kuala Lumpur

Dear Sirs

**PETITION TO UNESCO:
THE VIOLATION OF THE RIGHT TO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IN MALAYSIA**

The above refers. We hereby present the petition to UNESCO on the violation of the right to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in Malaysia for your kind perusal.

For your kind reference, the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UCSCAM), also known as Dong Zong, was established on 22 August 1954. It is the leading organization in the Malaysian Chinese education movement. The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is to maintain and develop the Chinese schools so as to educate the childre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Mandarin language and Chinese culture.

Your kind attention to the matter is highly appreciated. Thank you.

Yours faithfully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Dong Zong)

.....
Dr Yap Sin Tian DBA (SCU, Aust.)
Chairman

/encl. Copy of Petition to UNESCO

UN Malaysia registry.my@un.org

Mr. Devendra Patel
UN Security Advisor





Our Ref: yst/2015/05/uhchr

Date: 28 May 2015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Palais des Nations
CH-1211 Geneva 10, Switzerland

Dear Si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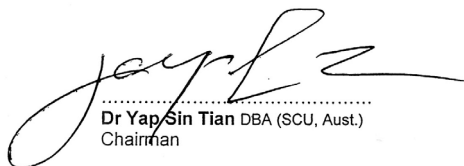
**PETITION TO UNESCO:
THE VIOLATION OF THE RIGHT TO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IN MALAYSIA**

The above refers. We hereby present the petition to UNESCO on the violation of the right to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in Malaysia for your kind perusal.

For your kind reference, the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UCSCAM), also known as Dong Zong, was established on 22 August 1954. It is the leading organization in the Malaysian Chinese education movement. The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is to maintain and develop the Chinese schools so as to educate the childre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Mandarin language and Chinese culture.

Your kind attention to the matter is highly appreciated. Thank you.

Yours faithfully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Dong Zong)**


.....
Dr Yap Sin Tian DBA (SCU, Aust.)
Chairman



/encl. Copy of Petition to UNESCO

Petition to UNESCO: The Violation of the right to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in Malaysia

Executive Summary

1. Malaysia is a pluralistic country comprising several major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Malays, Chinese and Indians.
2. Chinese schools, funded and suppor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have existed for decades.
3. For years, the Chinese and other minority-based schools have been facing government's discriminatory educational policy, 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which is to abolish the these schools and convert them into schools using Malay as the ma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4. Under such the guidance of such policy, Chinese and other minority-based schools have suffered a variety of problems.
5.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and measures amount to serious and serial violations of the principles and conven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1. The Pluralistic Nature of Malaysian Society

- 1.1 Upon the founding of the nation in 1957 (and later enlarged through the merger with the states of Sabah, Sarawak, and Singapore in 1963, Singapore withdrew in 1965), Malaysia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pluralistic society.

- 1.2 Today, Malays comprise 54.6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Chinese 24.6 per cent, non-Malay Bumiputra 12.8 per cent, and Indians 7.3 percent.
- 1.3 Malays are recognized as the Bumiputra (son of the soil) and have much longer history on this land. Chinese and Indians came to Malaysia in different waves historically, some of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15 century. However, the largest wave was in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when the area was under British colonialism.
- 1.4 Malaya's independence was based on the consensus that all three major ethnic groups would forge an independent nation. Malays are given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r special right over public service position, placement in tertiary education, scholarship, and trade licenses. However,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e non-Malays are protected constitutionally.
- 1.5 Article 152 of the Constitution establishes Malay as the official and national language. However, it also provides that no person is prohibited from us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y other languages other than official purposes.
- 1.6 Little in the constitutional making in the history of Malaysia suggests that Malaysia is a homogeneous nation-state. All signs are that Malaysia is a pluralistic society with a multicultural and multiethnic environment,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nation recognized, respected, and were proud of this nature.

2. Chinese Schools of Malaysia

- 2.1 Historical materials have shown that old-style, private, home- and community-based Chinese schools existed as early as early 19th century, particularly in the British Straits Settlements (the states of Penang and Melaka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 as well as Singapore).
- 2.2 In early 20th century, new-style, formal Chinese schools were established, first in Penang (and Sabah), and later spread to Kuala Lumpur and other major cities in Malaya. By 1920, all old-style schools were replaced by these new-style schools, which taught comprehensive subjects ranging from language to mathematics to geography and history.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shifted from dialect to Mandarin, and the texts used modern instead of classical Chinese.
- 2.3 The number of Chinese schools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since then, as can be see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Year	Number of Schools	Number of Students	Number of Teachers
1921	252	-	589
1922	391	-	980
1923	537	-	1,362
1924	564	27,476	1,257
1925	643	33,662	1,390
1926	657	36,380	1,493
1927	665	40,760	1,637
1928	696	43,961	1,806
1929	711	46,911	1,900
1930	716	46,397	1,980
1931	657	39,662	1,867

1932	669	41,858	1,929
1933	731	47,123	2,201
1934	766	54,618	2,371
1935	824	62,014	2,730
1936	860	70,843	3,058
1937	933	79,993	3,415
1938	1015	91,534	3,985

- 2.4 Since 1935, on the basis of these school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were developed.
- 2.5 Before 1920, the attitude of British colonial authorities toward the Chinese schools was non-interference, but there was no funding and support as well, which it assumed that the Chinese schools would gradually be phased out under the competition from government-funded English schools.
- 2.6 In 1920,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enacted a law that required all Chinese schools, the boards and the teachers to register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all texts should be approved by the government. In 1924, the government declared that Chinese schools could apply for government funding, but in return the applying schools would have to accept textbooks and teachers designated by the government. Most Chinese schools refused funding to maintain their independence.
- 2.7 After the Pacific War (1941-1945), most Chinese schools reopened and the number of them increased as well. By 1957, the year of Malayan independence from Britain, the number of Chinese schools was 1,347, with a student population of 391,667 and a faculty of 9,663 teachers. Among which were 60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with a student population of 49,536 and a faculty of 1,141 teachers.

3. Government's Policy and Measures

- 3.1 The pluralistic nature of Malaysian society should give rise to an educational system that respects and fosters such pluralism. However, since the time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until today, there have been persistent efforts to close down and assimilate the Chinese schools from the authorities.
- 3.2 In preparing for self-government and independence of Malaya,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sought to lay the found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the independent Malaya. The first educational report it issued, the Barnes Report, was produced by a committee made up of 4 colonial officers and 9 Malays, without the input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ty.
- 3.3 The 1951 Barnes Report for 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 in Malaysia suggested the creation of national schools with English and Malay as the main medium of instructions, all other streams of language school were to be abolished. Teachers of Chinese schools formed the United Chinese School Teachers' Association (Jiao Zong) to oppose the Barnes Report.
- 3.4 Because of the strong opposition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British colonial authorities engaged two expert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Dr. William Purviance Fenn and Dr. Wu Te-Yao. They came out with the alternative report, the Fenn-Wu Report, which suggested that Chinese schools be retained and supported.
- 3.5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attempt to reconcile the Barnes Report and the Fenn-Wu Report with the 1952 Hogan report. However, the 1952 Hogan Report reiterated the Barnes Report and the Fenn-Wu Report was

effectively rejected.

- 3.6 The 1952 Education Ordinance was drafted based upon the Hogan Report. Under the Ordinance, children of all races were to enter national schools with English or Malay as the ma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The Ordinance was strongly oppos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Boards of the Chinese school came to gather to resist the 1952 Education Ordinance. Together with Jiao Zong and the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they presented to the government a Memorandum on Chinese Education. In 1954, they formed the United Chinese Schools' Committee Association (Dong Zong).
- 3.7 Since 1950s, the government has put in place stronger measures to control the Chinese schools, such as regulations on the expansion of school campus, synchronizing the school terms with the government-supported English schools, and the new salary scheme.
- 3.8 In 1955, with the first general election approaching, the Alliance coalition, formed by the 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zation, the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and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made promise to the Chinese voters that once in power it would revise the 1952 Education Ordinance and ensure schools of all language streams would be allowed to freely develop.

The Alliance won the election in 1955.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Abdul Razak, was appointed to head a committee to examine the educational policy of Malaya. The committee came out with the 1956 Razak Report. Under Article 12 of the 1956 Razak Report, 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the education policy is to have the children of all races to enter and study under a single national schooling system that uses Malay as the ma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This Report hence reneged on the promise the Alliance made to the voters and was a betrayal.

- 3.9 1957 was the year of independence from British colonialism.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of 1957, enacted just before the date of independence, reflected a more accommodational attitude toward Chinese education. Article 3 of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of 1957 states that the education policy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was to build a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at would satisfy all people, and while the Malay language was to be promoted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languages of other ethnic groups would also be protected and supported. Under this Ordinance, schools of all streams would continue to receive government's subsidies.
- 3.10 In 1960, however, the government came out with another educational policy report. The 1960 Rahman Talib Report replaced the more accommodative Article 3 of the 1957 Education Ordinance with the Article 12 of the 1956 Razak Report, and reiterated 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the government's education policy. It also distorted the wording and meaning of the Article 3 of the 1957 Education Ordinance when quoting it.
- 3.11 The 1961 Education Act was formulated based on the 1960 Rahman Talib Report. Under the Act, while primary schools of all language streams would continue to receive government's aid (divided into Malay national primary schools and non-Malay national type primary schools), only Malay and English secondary schools would receive such aid (called national-type secondary schools), rendering the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effectively un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In addition, Clause 21 (2) of the Education Act gave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the legal power to convert government-aided national-type primary schools into Malay national primary schools.

- 3.12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Act of 1963/67, all English national-type schools (primary and secondary) were gradually converted into Malay schools.
- 3.13 Since 1960s, all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were under the strong pressure from the government to convert into government funded national-type secondary schools and many were indeed pressured into doing so. After conversion, all school personnel and curricula were put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became Malay, and only one compulsory subject of Chinese language is taught. Those who refused to convert were cut off from government's funding, and became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s, basically suppor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on their own.
- 3.14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s reduced in number in the 1960s and early 1970s, from 164 to 60. Since then, the number of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s was effectively capped by the government at 60, despite the growing demand in subsequent years.
- 3.15 In 1967,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Johari announced that beginning in 1968 only holders of Cambridge A Level and government-issued diploma were allowed to pursue higher education overseas, effectively ending the right to pursue higher education of the graduates of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 3.16 Throughout the 1960s, Chinese education activists were facing government oppression. A leader of Chinese education movement had his citizenship revoked by the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of the movement were banned by the government.

- 3.17 The 1971 Aziz Report (revised) aimed to take over the hiring power of the boards of the national-type schools as employers of teachers. A new clause was added to the Education Act in 1972, which empowered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to dissolve the boards of national-type schools. In 1977,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ttempted to dissolve the boards of several Chinese national-type schools.
- 3.18 The Mahathir Report of 1979, while allowing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the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imposed upon non-Malay schools significant restrictions. The 3M Educational Plan that followed in 1980 promoted a standardized national curriculum and suggested that in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subjects of Chinese and mathematics, all other subjects were to be taught in Malay. The Chinese community reacted strongly against these measures.
- 3.19 In 1985, a new plan called “Integrated School Plan” was proposed to integrate schools of different language streams into one type of school with Malaya as the ma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effectively an assimilation plan that was strongly objected by the minority groups in Malaysia.
- 3.20 In 1987,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ppointed non-Chinese-speaking teachers as principals, deputy principals, and administrative officers of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attempting to change the administrative language, and ultimately,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schools. This measure was strongly oppos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government later reacted with the Operation Lalang, which detained several leaders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 movement without trial and closed down newspapers.
- 3.21 In 1995,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proposed the “Vision School” plan,

which was a reiteration of the 1985 “Integrated School.”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unity,” the plan aimed to finally realize the “ultimate objective” by again putting primary schools of all language streams into a single type with Malay to be used as the ma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 3.22 A new Education Act was enacted in 1996. The Preface and Clause 17(1) of the 1996 Education Act effectively ended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and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s. Clause 17(1) gave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the power to provide exemption to any school to use languages other than the national language as the ma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effectively meaning that all these schools exist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 3.23 2001-2010 Education Blueprint was drafted based upon the 1956 Razak Report, and restated the objectives of the 1960 Rahman Talib Report and the 1961 Education Act in building up an education system with the Malay language as the ma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 3.24 In 2003, the government forcefully implemented the Teaching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in English policy, all the way to standard one in primary schools. The policy violated the right to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under various acts and laws of the country, and aroused the objections from all races in Malaysia. In 2009, under strong opposition, the government was forced to rescind the policy, and beginning in 2011, all standard one classes will resume the teaching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in mother tongue languages.
- 3.25 In 2010,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mplemented the Consolidating Malay while Strengthening English policy to replace the Teaching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in English policy. The new policy failed to pay attention to Chinese and Tamil education. It restated the aim of the policy is to create a nation-state with monolingual and assimilationist policies, with the goal of realizing “one country, one nation, one culture, one language, one stream of school.”

- 3.26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2006-2010 National Education Blueprint reiterated the vision of “one country, one nation, one culture, one language, one stream of school,” emphasized Islamic values, and aimed to make the nation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s the schools of first choice for all ethnic groups. It echoed 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the Razak Report, and worked to create an education system stretching from pre-schooling to secondary school that uses Malay as the ma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with unified curricula and exams. Furthermore, the mother tongues of ethnic minorities are only elective subjects, and under this Blueprint, all Chinese, Tamil, and church schools are effectively marginalized.
- 3.27 The report of the 2013-2025 Education Blueprint continues the ideal of creating a monolithic nation-state and ignored the pluralistic nature of Malaysian society, and continues to hold the obsolete idea that schools of different streams of language are obstacles to national unity. The report emphasizes that the Chinese and Tamil schools must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of Malay, and wants to drastically expand Malay language classes at the expense of other subjects. Under the “Consolidating Malay while Strengthening English” policy, English classes cannot be reduced, and the only subjects that will make way for more Malay classes will be the mother tongue subjects. Malay language is to be taught, since standard four, as the first language, contrary to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teaching Malay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Chinese and Tamil primary schools. This

will effectively convert these schools into Malay schools in the long run. In the meantime, all the problems faced by Chinese and Tamil schools have been ignored in the report, and they continue to face marginalization in fund allocation and development.

4. Chinese Schools: Facts and Figures

4.1 From independence until today, Chinese population grew and the demand of Chinese education grew tremendously as well. However,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deliberately restricting the growth of the number of Chines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has consistently deprived the schools of more and necessary financial allocation.

4.2 Table below summarizes the anomalies where increase of Chinese population and student body was accompanied by the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Year	Ethnic Chinese Population	Number of Students in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Number of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1970	3,564,400	439,681	1,346
1980	4,414,588	581,696	1,312
1991	4,944,954	583,218	1,289
2000	5,691,908	622,820	1,284
2010	6,392,636	604,604	1,291
1970-2010	+2,828,236	+164,923	-55

- 4.3 In comparative term, from 1957 to 2013, within peninsular Malaysia, where most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s concentrated,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the Malay primary schools, students of these schools, and the teachers of these schools are 1,636, 1,204,113, and 124,673. In contrast, within the same period, the corresponding numbers for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are -354, 100,161, and 19,000. It means that even though the students of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have increased more than one hundred thousand in number, the number of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has actually declined. The same case can also be seen in the Tamil primary schools, in which the corresponding numbers are -385, 41,564, and 7,441.
- 4.4 The financial allocation to Chinese and Tamil primary schools has also been consistently inadequate. As can be shown in the table below, successive five-year plans form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macro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consistently discriminated against the Chinese and Tamil schools.

Five-Year Plan	Allocation and Student Number	Malay Primary Schools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Tamil Primary Schools	Total
6 th Plan (1991-1995)	Allocation (RM)	1,133,076,000 (89.72%)	102,726,000 (8.14%)	27,042,000 (2.14%)	1,262,844,000 (100%)
	Number of Students (1991)	1,845,400 (72.98%)	583,218 (23.07%)	99,876 (3.95%)	2,528,494 (100%)

7 th Plan (1996- 2000)	Allocation (RM)	1,027,167,000 (96.54%)	25,970,000 (2.44%)	10,902,000 (1.02%)	1,064,039,000 (100%)
	Number of Students (1996)	2,128,227 (75.30%)	595,451 (21.07%)	102,679 (3.63%)	2,826,357 (100%)
8 th Plan (2001- 2005)	Allocation (RM)	4,708,800,000 (96.10%)	133,600,000 (2.73%)	57,600,000 (1.17%)	4,900,000,000 (100%)
	Number of Students (2001)	2,236,428 (76.04%)	615,688 (20.93%)	89,040 (3.03%)	2,914,156 (100%)
9 th Plan (2006- 2010)	Allocation (RM)	4,598,120,000 (95.06%)	174,340,000 (3.60%)	64,840,000 (3.30%)	4,837,300,000 (100%)
	Number of Students (2006)	2,298,808 (75.74%)	636,124 (20.96%)	100,412 (3.30%)	3,035,074 (100%)
10 th Plan (2011- 2015)	Allocation (RM)	-	-	-	-
	Number of Students (2011)	2,150,139 (75.41%)	598,488 (20.99%)	102,642 (3.60%)	2,851,269 (100%)

4.5 Accusations of Chinese schools that they are a hindrance to national unity and sovereignty are invalid. Malay language courses are compulsory subjects, and all the curricula, including history and geography, all emphasize the Malaysian nationhood. In fact, the Chinese schools are open to, welcome and embrace children of all ethnicities. As can be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the number of non-ethnic-Chinese students has increased tremendously over the years, which means that the standard, quality, and inclusive educational approach of the Chinese schools have gained the confidence of many non-Chinese parents. Yet this fact is seldom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

Year	Number of Students in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Number of non-ethnic-Chinese Students in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Percentage of non-ethnic Chinese Students in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
1989	567,803	17,309	3.05
1990	574,919	18,379	3.20
1991	575,108	19,488	3.39
1992	579,285	20,559	3.55
1993	586,469	21,508	3.67
1994	583,825	32,203	5.52
1995	599,500	32,734	5.46
1996	587,221	37,519	6.39
1997	601,891	49,639	8.25
1998	601,155	52,043	8.66
1999	609,673	65,000	10.66
2012	602,578	81,011	13.44

4.6 As mentioned in 3.14, the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s, which depend on the donation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ty for operation, have been capped at 60 since 1973, despite the huge increase in demand for such schools, as can be see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Year	Number of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s	Number of Students in these schools	Year	Number of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s	Number of Students in these schools
1973	60	28,318	1999	60	54,152
1978	60	35,930	2000	60	53,258
1983	60	45,890	2001	60	53,635
1985	60	49,101	2002	60	54,048
1988	60	49,567	2003	60	52,850
1989	60	52,155	2004	60	53,005
1990	60	54,690	2005	60	53,402
1991	60	55,835	2006	60	54,755
1992	60	58,365	2007	60	55,818
1993	60	59,383	2008	60	58,212
1994	60	59,773	2009	60	60,490
1995	60	58,948	2010	60	63,765
1996	60	57,092	2011	60	66,968
1997	60	55,143	2012	60	70,266
1998	60	54,002	2013	60	75,923

4.7 The facts and figures given here clearly demonstrate that, as a result of government's polic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other minority-based

schools have been greatly hampered. Such actions by the government are violations of the basic human rights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Malaysia to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5.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 5.1 The policies and measures of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in restricting the right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to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amount to violations of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norms.
- 5.2 Article 26(3)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states that “Parents have a prior right to choose the kind of education that shall be given to their children.” The government’s “ultimate objective” in bringing the children of all ethnicities into one na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 dominated by one language hence is contradictory to such principle.
- 5.3 In a 1951 UNESCO Report of the Specialists, it is stated that “On educational grounds that the use of the mother tongue to be extended to as late a stage as possible. In particular pupils should begin schooling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 mother tongue.” In the same Report, it refutes the argument that “using the vernacular impedes national unity.” It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it is fairly likely that the absolute insistence on the use of national language by people of another mother tongue may have a negative effect, leading the local groups to withdraw in some measure from the national life.”
- 5.4 Article 5(c) of the 1960 UNESCO Conven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Education stipulates that “It is essential to recognize the right of members

of national minorities to carry on their ow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 maintenance of schools and, depending on the educational policy of each State, the use or the teaching of their own language, provided however: (i) That this right is not exercised in a manner which prevents the members of these minorities from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e and language of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and from participating in its activities, or which prejudices national sovereignty,..." As mentioned in 4.5, the Chinese schools have taken great measures to highlight the Malaysian nationhood. However,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thinks otherwise and through various efforts seeks to control the boards and committees of these schools, and until today it has not signed this Convention.

5.5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until today has not ratified the 1969 U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rticle 1 of the Convention defines "racial discrimination" as "any distinction, exclusion, restriction or preference based on race, colour, descent, or national or ethnic origin which has the purpose or effect of nullifying or impairing the recognition, enjoyment or exercise, on an equal footing,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or any other field of public life." The government's policy in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Tamil schools is a form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5.6 The "ultimate objective," educational blueprints, policies, and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of the government over the years are contradictory to the spirit of cultural diversity and pluralism as spelled out in the 1966 UNESCO Declaration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 the 1978 UNESCO Declaration on Race and Racial Prejudice, and the 1995 UNESCO Declaration on the Principle of Toler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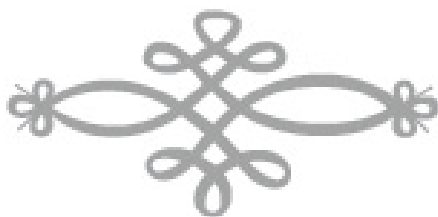
- 5.7 The government's "ultimate objective," which essentially promotes monolingualism at the expense of, and in contradictory to, the pluralistic, multicultural, multilingual, and multiethnic nature of the Malaysian society, also seriously violates the 2001 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which in Article 5 is stated that "All persons have therefore the right to express themselves and to create and disseminate their work in the language of their choice, and particularly in their mother tongue; all persons are entitled to quali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at fully respect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nd all persons have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ir choice and conduct their own cultural practices, subject to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 5.8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has until today refused to sign and ratify the 1966 U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nd the 1966 U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The policies and a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toward the Chinese and Tamil schools, as well as activists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ovement, will be considered incompatible with both of these Conventions.
- 5.9 Article 29 (C) of the 1989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stat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espect for the child's parents, his or her own cultural identity, language and values, for the national values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 child is living, the country from which he or she may originate, and for civilizations different from his or her own." Article 30 of the same Convention states that "In those States in which ethnic, religious or linguistic minorities or persons of indigenous origin exist, a child belonging to such a minority or who is indigenous shall not be denied the right, in community with other members of his or her group, to enjoy

his or her own culture, to profess and practice his or her own religion, or to use his or her own language.”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has signed and ratified this convention. However, its policy toward the Chinese and Tamil schools represents an overall and systematic attempt to gradually “deny” the right to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hence is contradictory to the text and spirit of this Convention.

5.10 Article 1.1 of The 1992 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National or Ethnic,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 states that “States shall protect the existence and the national or ethnic, cultural,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identity of minoritie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territories and shall encourage conditions for the promotion of that identity.” Article 2.1 states that “persons belonging to national or ethnic,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 have the right to enjoy their own culture, to profess and practice their own religion, and to use their own language, in private and in public, freely and without interference or any form of discrimination.” Article 4.3 states that “States should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so that, wherever possible, persons belonging to minorities may have adequate opportunities to learn their mother tongue or to have instruction in their mother tongue.”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Tamil schools in the educational policy and blueprint of the government is completely incompatible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articles laid down in this Declaration.

5.11 Article 2.3 of the 2005 UNESCO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stipulates the principle of equal dignity and respect for all cultures as one of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convention, whereupon it is stated that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presuppose the recognition of equal dignity of and respect for all cultures, including the

culture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minoritie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Malaysia is not a State Party to this convention, knowing that its educational policy fundamentally is in contradiction with the long list of UN and UNESCO principles that celebrate cultural diversity and protect the minority right to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The educational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therefore totally ignores the diverse and pluralistic nature of the Malaysian society, and should be condemned as such.



二、呈联合国机构之请愿书：马来西亚母语教育权利遭受侵犯（华文）

编者按语：董总于2015年5月28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呈有关请愿书，并于2015年6月9日特为此而举行新闻发布会。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办事处 请愿书： 马来西亚母语教育权利遭受侵犯

摘要

1.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化性质的国家，包含数个主要民族，其中有马来族、华族和印度族。
2. 存在了近两个世纪的华文学校，是由华人社会资助及支持着的。
3. 华文学校和其他少数民族源流学校，长期面对政府歧视性的教育政策。该政策的“最终目标”就是消除这些学校，将其变质

改为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学校。

4. 在这样的政策指引下，华文学校和其他少数民族源流学校遭受无数困难。
5. 政府的这些以及其他的政策和措施，严重违犯了一系列的联合国的原则和公约以及其他国际公约。

一、马来西亚社会的多元性

- 1.1 自1957年独立建国以来，马来西亚已经被视为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国家。（马来亚、沙巴、砂拉越和新加坡于1963年组成马来西亚，新加坡过后于1965年离开马来西亚）。
- 1.2 2010年，马来族占了总公民人口的54.6%；华族24.6%，非马来族的土著12.8% 以及印度族7.3%。
- 1.3 马来族被称为土著（土地之子）且在这片土地上拥有较长远的历史。华族和印度族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来到这里，有些甚至可以被追溯至15世纪，但是较大的移居浪潮发生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当马来亚逐渐迈入英殖民管治期。
- 1.4 马来亚联合邦是基于三大民族达致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共识，而于1957年独立建国。马来民族获得了宪法保障，或在公共服务领域、高等教育学位安置、奖学金和商业执照的特权。然

而，非马来族的合法权益也受到宪法保障。

- 1.5 联邦宪法第152条文赋予马来文为官方及国家语文的地位。然而，它也规定不禁止任何人在非官方用途方面使用、教授和学习其他语言。
- 1.6 马来西亚的宪法制订之历史并无提倡马来西亚为单一民族的国家。所有的迹象都表明，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国家，这包含多元文化和多元民族的环境。创国的元勋承认、尊重并为这个国家的特质感到骄傲。

二、马来西亚的华文学校

- 2.1 历史资料显示早在19世纪初期，旧式、私立、家庭和社群形式的华文学校就已经存在，尤其是在英国海峡殖民地（即现今马来西亚的槟城州和马六甲州，以及新加坡）。
- 2.2 20世纪初期，现代式、正规式的华文学校成立。首先于槟城（和沙巴），较后扩展至吉隆坡和马来亚其他主要城市。至1920年，所有旧式学校已被现代式的学校所取代，所教授的学科从语文至数学、地理乃至历史。教学语言也从方言转为华语，所使用的文字也从文言文转至白话文。
- 2.3 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文学校逐年增加，请参阅下表：

年份	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教师人数
1921	252	-	589
1922	391	-	980
1923	537	-	1,362
1924	564	27,476	1,257
1925	643	33,662	1,390
1926	657	36,380	1,493
1927	665	40,760	1,637
1928	696	43,961	1,806
1929	711	46,911	1,900
1930	716	46,397	1,980
1931	657	39,662	1,867
1932	669	41,858	1,929
1933	731	47,123	2,201
1934	766	54,618	2,371
1935	824	62,014	2,730
1936	860	70,843	3,058
1937	933	79,993	3,415
1938	1015	91,534	3,985

2.4 基于这些学校的基础上，华文中学自1935年创立。

2.5 在1920年之前，英国殖民地政府对华文学校的态度是放任不插手，但是也不资助和支持。因其认为在面临政府资助的英文学校的竞争之下，这些华文学校会逐渐被淘汰。

- 2.6 1920年，英殖民政府实施法令管制，规定所有华文学校、学校董事和教师必须向政府注册，所有采用的课程必须获得政府的批准。1924年，政府宣布华文学校皆可向政府申请资助，但是被资助的学校却得接受政府委派的课本和教师。多数华文学校为了维持独立自主性而拒绝了政府的资助。
- 2.7 太平洋战争（1941-1945年）后，许多华文学校重新开办，因此华校数量也持续增加。直至1957年，即马来亚从英国获得独立后，有1347所华文学校，其学生人数达391667人，教师数量为9663人；其中有60所为华文中学，学生人数为49536人以及教师1141人。

三、政府的政策与措施

- 3.1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性质的社会，理应发展出一个尊重和促进这种多元主义的教育体系。但是，从英殖民政府至今天，有关当局一直设法关闭及同化华文学校。
- 3.2 在马来亚筹备自治和独立时，英殖民政府试图为这个将独立的国家，奠下教育体系的基础。第一份公布的教育报告书，就是由4名殖民政府官员和9名马来人组成的委员会所制订的《1951年巴恩报告书》，完全没有征求过华人社会的意见。
- 3.3 《1951年巴恩报告书》建议建立一个以英语、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家教育体系，废除其他语文源流的学校。华校教师组织成立了全国的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反对《巴恩报告书》。

- 3.4 《巴恩报告书》受到华人社会的强烈反对。英殖民政府因此委任联合国的两位教育专家，即威廉·方博士和吴德耀博士，两者提出另一份报告书：《1951年方吴报告书》，主张政府保留和支持发展华文学校。
- 3.5 英殖民政府以《1952年荷根报告书》来试图调和《1951年巴恩报告书》和《1951年方吴报告书》。但是，《1952年荷根报告书》却重申《1951年巴恩报告书》，拒绝了《1951年方吴报告书》。
- 3.6 《1952年教育法令》是根据《1952年荷根报告书》而制订。在此法令下，所有各族的孩子进入以英语或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学校就读。华社强烈反对此教育法令。华校董事会抵制和反对《1952年教育法令》，并与教总和马华公会提呈华文教育备忘录予政府。1954年，各州华校董事会组织成立了全国的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 3.7 1950年代起，政府实行更严厉的措施以管制华文学校，例如校园的扩建法规，与政府的英文学校统一学期，以及推行新的薪金制。
- 3.8 1955年，全国将迎来第一次大选，由巫统、马华公会、印度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向华裔选民许下承诺，一旦联盟执政，将修正《1952年教育法令》，确保及允许所有的各语文源流学校自由发展。

联盟在1955年大选中获胜。教育部长阿都拉萨受委领导一个委员会，以审查马来亚教育政策。该委员会提出了《1956年拉萨报告书》。《1956年拉萨报告书》第12条阐明，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把所有各族的孩子，纳入一个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家教育体系。这份报告书违背了联盟对选民作出的承诺，是一种背叛。

- 3.9 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建国前所制订的《1957年教育法令》，反映了一个对华文教育比较宽松的态度。《1957年教育法令》第3条阐明，马来亚联合邦的教育政策是建立一个满足各族人民需求的教育体系，马来语为国语，并且维护与支持其他各族人民的语文与文化的发展。在此法令下，所有各语文源流学校继续获得政府的资助。
- 3.10 但是，政府却在1960年提出了另一份教育政策报告。《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以《1956年拉萨报告书》第12条，取代了对华文教育持比较宽松态度的《1957年教育法令》第3条。《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重申政府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它在引述《1957年教育法令》第3条时，歪曲了该条文的字句和意思。
- 3.11 《1961年教育法令》是依据《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制订的。在此法令下，所有各语文源流小学（分为马来语媒介的国民小学和非马来语媒介的国民型小学）将继续获得政府的资助，而只有马来文中学和英文中学（国民型中学）将获得政府的资助，政府不资助华文中学。此外，《1961年教育法令》第

21(2)授权教育部长，把政府资助的国民型小学改为以马来语媒介的国民小学。

- 3.12 随着1963年/1967年《国语法令》的实行，所有英语媒介的国民型中小学被逐步改为马来文学校。
- 3.13 1960年代开始，所有华文中学受到政府的极大压力，以改为政府资助的国民型中学，其中有许多华文中学的确是迫于压力而被改制。改制后，这些学校的人事和课程受政府控制，教学媒介语最后改为马来语，只剩下一科华文科。那些拒绝改制的华文中学不再获得政府的资助，而成为华文独立中学，在华社的支持下自力更生。
- 3.14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华文独中的学校数量日渐减少，而虽然在1970年代中旬有所增加，但是却被政府限制在60所。
- 3.15 1967年，教育部长佐哈励宣布，从1968年开始，唯拥有剑桥文凭或政府发出的文凭持有者，才允许出国升学接受高等教育。这断绝华文独中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 3.16 在整个1960年代，华文教育积极分子受到政府的压迫。政府褫夺了一名华文教育运动领袖的公民权，并禁止有关的华教出版品。
- 3.17 《1971年阿兹报告书（修订）》旨在接管国民型学校董事会身为雇主所拥有的聘请教师的权力。在1972年，教育法令加入了新的条款，授权教育部长解散国民型学校董事会。1977年，教

育部试图解散数所华文教学媒介的国民型学校董事会。

- 3.18 虽然《1979年马哈迪报告书》允许华文小学继续存在，但是却对非马来语教学媒介的学校实施了各种显著的限制。1980年的“3M计划”，推行统一国家教育课程，提出华小除了华文科和数学科外，其他所有科目以马来语进行教学。这引起华社反弹，强烈反对这些措施。
- 3.19 1985年提出的“综合学校计划”旨在把各种不同语文源流的学校，整合成一种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学校。这是一项同化计划，遭到马来西亚各少数民族的强烈反对。
- 3.20 1987年，教育部委派不具有华文资格教师，到华小担任校长、副校长等高职行政人员，企图改变华小的行政用语，最终改变华小的本质。华社强烈反对这些措施。政府接着展开“茅草行动”，在无审讯情况下扣留华文教育运动的几位领袖，并关停几个报章。
- 3.21 1995年，教育部长提出的“宏愿学校计划”，是再重提1985年“综合学校计划”。宏愿学校计划以所谓的“国民团结”为名，旨在把各语文源流小学集中在同一个校园，最后改以一种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学校，实现“最终目标”。
- 3.22 《1996年教育法令》的绪言和第17(1)条终结了华文小学和华文独立中学的法律地位。第17(1)条授权教育部长豁免任何学校使用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而可使用其他语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意味着这些学校的存在是要看教育部长的决定。

- 3.23 《2001—2010年教育大蓝图》是依据《1956年拉萨报告书》制订的，并重提《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和《1961年教育法令》的目标，以建立一个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教育体系。
- 3.24 2003年，政府强行在各源流小学一年级开始，实施以英语教授数理科的政策。这项政策违反了在法令下以母语教育教育的权利，引起马来西亚各民族人民强烈反对。在人民的强烈反对下，迫使政府于2009年宣布废除英语教数理政策，各源流小学从2011年起从一年级开始全面使用母语教授数理科。
- 3.25 2010年，教育部实行“巩固国语、强化英语”政策，取代英语教数理政策。这项新政策忽视了华文教育和淡米尔文教育，反而重提建立单一民族国家，贯彻单元主义教育和民族同化的政策，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语文、一种源流学校”。
- 3.26 教育部提出的《2006—2010年首要教育大蓝图》，重申实现建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语文、一种源流学校”的目标，注重伊斯兰教文明，强化国民小学和国民中学为所有族群的首选学校。它贯彻《1956年拉萨报告书》的“最终目标”，强调在学前至中学阶段，建立一个以国语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体系，实行统一的课程和考试。此外，少数民族的母语仅作为一个选修科目，教育大蓝图边缘化华文学校、淡米尔文学校和教会学校。

3.27 《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继续贯彻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目标，漠视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性质，固守“多元语文源流学校是国民团结的绊脚石”的狭隘观念。该蓝图强调华小、淡小必须强化国语教学，大幅度增加国语课时而牺牲了其他科目。在“巩固国语、强化英语”政策下，不能减少英文课时，因而减少了以华语、母语的各科目教学课时，以让路给所增加的国语教学课时。在华小和淡小的4至6年级以第一语文教学法来教授国语科，违背原有以第二语文教学法教授国语的做法。长远来看，这将把华小和淡小改为马来文小学（国小）。同时，该蓝图漠视华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长期面对的各种问题，使这些学校在拨款和发展等方面继续被边缘化。

四、华文学校：事实与数据

4.1 国家独立至今，华裔人口日益增长，因此对华文教育的需求亦大幅度增加。但是，政府却一直在刻意限制增加华文小学和华文中学的数量，剥夺这些学校所必须享有的财政拨款。

4.2 下表简述一个持续的异常情况：全国华族人口和华小学生人数增长，但是华小学校总数却减少。

年份	全国华族人口	全国华小学生人数	全国华小学校数量
1970	3,564,400	439,681	1,346
1980	4,414,588	581,696	1,312

1991	4,944,954	583,218	1,289
2000	5,691,908	622,820	1,284
2010	6,392,636	604,604	1,291
1970-2010	+2,828,236	+164,923	-55

4.3 相对比较，马来文小学和华文小学有显著的差异情况。在1957年至2013年，西马地区增加了1636所马来文小学、1204113名学生和124673名教师。相反的，西马是华族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在同时期却减少了354所华文小学，但是增加了100161名学生和1万9千名教师。这意味着虽然华小增加了超过10万名学生，但是华小学校数量则减少。在淡小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即增加了41,564名学生和7441名教师，但是减少了385所淡小。

4.4 长期以来，华小和淡小获得的财政拨款十分不足。如下表显示，政府拟定的每五年度之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蓝图（大马计划），一直都歧视华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

大马计划 (年份)	发展拨款和 学生人数	国小	华小	淡小	总数
第6大马计划 (1991-1995)	拨款 (RM)	1,133,076,000 (89.72%)	102,726,000 (8.14%)	27,042,000 (2.14%)	1,262,844,000 (100%)
	人数 (1991)	1,845,400 (72.98%)	583,218 (23.07%)	99,876 (3.95%)	2,528,494 (100%)

第7大马计划 (1996-2000)	拨款 (RM)	1,027,167,000 (96.54%)	25,970,000 (2.44%)	10,902,000 (1.02%)	1,064,039,000 (100%)
	人数 (1996)	2,128,227 (75.30%)	595,451 (21.07%)	102,679 (3.63%)	2,826,357 (100%)
第8大马计划 (2001-2005)	拨款 (RM)	4,708,800,000 (96.10%)	133,600,000 (2.73%)	57,600,000 (1.17%)	4,900,000,000 (100%)
	人数 (2001)	2,236,428 (76.04%)	615,688 (20.93%)	89,040 (3.03%)	2,914,156 (100%)
第9大马计划 (2006-2010)	拨款 (RM)	4,598,120,000 (95.06%)	174,340,000 (3.60%)	64,840,000 (3.30%)	4,837,300,000 (100%)
	人数 (2006)	2,298,808 (75.74%)	636,124 (20.96%)	100,412 (3.30%)	3,035,074 (100%)
第10大马计划 (2011-2015)	拨款 (RM)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人数 (2011)	2,150,139 (75.41%)	598,488 (20.99%)	102,642 (3.60%)	2,851,269 (100%)

4.5 有关指责华文学校妨碍国民团结和国家主权的言论，都是毫无根据的。马来语是所有学校的必须科目，而且采用的统一课程包括历史和地理都强调马来西亚国家意识。事实上，华文学校欢迎及开放给各族学生就读。政府官方统计数据清楚证明和表明，逐年来有越来越多非华裔学生就读华小。以下列表显示华校的水平、素质和包容性的教育方式，已取得许多非华裔家长的信任。然而，这一事实不被政府承认。

年份	华小学生人数	华小非华裔学生人数	华小非华裔学生比率(%)
1989	567,803	17,309	3.05
1990	574,919	18,379	3.20
1991	575,108	19,488	3.39
1992	579,285	20,559	3.55
1993	586,469	21,508	3.67
1994	583,825	32,203	5.52
1995	599,500	32,734	5.46
1996	587,221	37,519	6.39
1997	601,891	49,639	8.25
1998	601,155	52,043	8.66
1999	609,673	65,000	10.66
2012	602,578	81,011	13.44

4.6 正如本文第3.14段所述，华文独中依靠华社捐助以进行操作，华文独中数量被限制在60所，而下表显示从1973年至今对接受华文独中教育的需求亦大幅增加。

年份	华文独中 学校数量	华文独中 学生人数	年份	华文独中 学校数量	华文独中 学生人数
1973	60	28,318	1999	60	54,152
1978	60	35,930	2000	60	53,258
1983	60	45,890	2001	60	53,635
1985	60	49,101	2002	60	54,048

1988	60	49,567	2003	60	52,850
1989	60	52,155	2004	60	53,005
1990	60	54,690	2005	60	53,402
1991	60	55,835	2006	60	54,755
1992	60	58,365	2007	60	55,818
1993	60	59,383	2008	60	58,212
1994	60	59,773	2009	60	60,490
1995	60	58,948	2010	60	63,765
1996	60	57,092	2011	60	66,968
1997	60	55,143	2012	60	70,266
1998	60	54,002	2013	60	75,923

4.7 上述事实与数据清楚表明，华文学校和其他少数民族为基础的学校之发展，受到政府政策的极大限制。政府的这些行动违反了马来西亚少数民族的母语教育基本人权。

五、违反国际公约

5.1 马来西亚政府的政策与措施限制了少数民族母语教育权利，违反多项国际公约和规范。

5.2 联合国大会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26(3)条阐明，“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政府的“最终目标”，是把所有族群的孩子集中在一个以一种语文为主的 国家教育体系，抵触了这项原则。

- 5.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1年专家会议报告指出：“基于教育的理由，母语的应用应尽量延长，特别是学童开始上学时就应该通过母语作为媒介语”。在同样的报告中，它也驳斥了一种言论认为“使用母语方言会妨碍国家团结”，它进一步指出“一个以不同母语的族群来绝对坚持使用国语，可能带来负面的效果，导致本地族群从他们国民生活中受到排斥。”
- 5.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0年《取缔教育歧视公约》第5(c)条阐明，“必须承认少数民族的成员有权进行他们自己的教育活动，包括维持学校及按照每一国家的教育政策使用或教授他们自己的语言在内，但：（1）行使这一权利的方式，不得妨碍这些少数民族的成员了解整个社会的文化和语言以及参加这个社会的活动，亦不得损害国家主权；……”。正如本文第4.5段所述，华文学校已采取许多措施，强调马来西亚国家意识。然而，马来西亚政府却倒行逆施，通过各种方法企图控制这些学校的董事会，而且至今都没有签署上述公约。
- 5.5 马来西亚政府至今没有签署联合国1965年《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69年生效实行）。该公约第1条把“种族歧视”定义为：“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族或人种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认、享受或行使。”政府的政策限制了华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的发展，是一项种族歧视的形式。
- 5.6 政府长期以来的“最终目标”、教育大蓝图、政策和行政措

施，抵触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6年《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1978年《种族与种族偏见问题宣言》和1995年《宽容原则宣言》里所阐明的文化多样性和多元主义之精神。

- 5.7 政府的“最终目标”本质上是推动单一语文主义，牺牲及抵触了马来西亚社会的多元性、多元文化、多元语文和多元族群的性质。它亦严重违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其中第5条阐明“每个人都应当能够用其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每个人都有权接受充分尊重其文化特性的优质教育和培训；每个人都应当能够参加其选择的文化生活和从事自己所特有的文化活动，但必须在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范围内。”
- 5.8 马来西亚政府至今拒绝签署及批准联合国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1966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政府对华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以及华文教育运动积极分子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被视为不符合这两个公约。
- 5.9 联合国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第29(c)条阐明：“培养对儿童的父母、儿童自身的文化认同、语言和价值观、儿童所居住国家的民族价值观、其原籍国以及不同于其本国的文明的尊重”。该公约第30条阐明：“在那些存在有族裔、宗教或语言方面属于少数人或原为土著居民的人的国家，不得剥夺属于这种少数人或原为土著居民的儿童与其群体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自己的宗教并举行宗教仪式、或使用自己的

语言的权利。”马来西亚政府已经签署和批准这个公约，然而其对华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的政策，显示了一个全面及系统化的企图以逐步“否决”母语教育权利，进而抵触了此公约的内容和精神。

5.10 联合国1992年《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第1(1)条阐明：“各国应在各自领土内保护少数群体的存在及其民族或族裔、文化、宗教和语言上的特征并应鼓励促进该特征的条件。”第2(1)条阐明：“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权私下和公开、自由而不受干扰或任何形式歧视地享受其文化、信奉其宗教并举行其仪式以及使用其语言。”第4(3)条阐明：“各国应采取适当措施，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充分的机会学习其母语或在教学中使用母语。”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大蓝图边缘化华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是完全不符合上述宣言的原则和条文。

5.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第2(3)条阐明了所有文化同等的尊严和尊重之原则，作为该公约的其中一个指导原则。该条文阐明：“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的前提是承认所有文化，包括少数民族和原住民的文化在内，都具有同等尊严，并受到同等尊重。”马来西亚不是该公约的缔约国，其教育政策基本上抵触了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提倡文化多样性和保护少数民族母语教育权利的一系列原则。马来西亚政府的教育政策完全忽视了马来西亚社会的多样性和多元性本质，理应受到谴责。



历史图片 及剪报

历史图片及剪报

- 一、“5·31”华教救亡大集会..... 145
- 二、百万签名运动花絮..... 149

一、“5·31”华教救亡大集会



主办单位宣称获得约5千人出席，而出席者也挤满了天后宫礼堂。（图：星洲日报）



大会即将开始。



大会主席台。



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致词说，如果要做一个出卖华教的董总主席，那么他宁可不做。（图：星洲日报）



走廊所见。



爱护华教队伍。



坐轮椅赶来出席天后宫“5·31”华教救亡大集会的老太太黄迺莱。黄老太太已完成4件大事：一、1967年，为宽柔中学礼堂筹款；二、1968年，秉持人道主义，积极主动参与13死囚赦免行动；三、1969年，参与独立大学的创办及筹款；四、2013年，将其名下所有财产（150万令吉）捐献予华文教育事业。



◀ ▼ 许多出席者挤不进礼堂，就在天后宫地下层餐厅观看闭路电视。



开会了，挤不进天后宫礼堂的人们。

二、百万签名运动花絮



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演讲。



通过大会议决案。

150 · 董总开展百万签名运动反对《教育大蓝图》



◀叶博士演讲。



峇都区发展华小工委会主席叶海泗（中）移交1千个签名表格给叶新田（右2），右1邹寿汉、左1廖金星及左2赖嵘文。（2013-08-22）



怡保反对《教育大蓝图》汇报会场景。（2013-09-07）



◀巴生福建会馆张挂巨幅布条海报，反对《教育大蓝图》。

▶巴生福建会馆会长郑今智移交7万5千多个签名表格给董总主席叶新田。左一为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2013-09-08)



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向到访的董总代表团表达对百万签名运动的支持。左起：王瑞国、陈纹达、叶新田、林冠英、章英、许海明、蔡亚汉、黄伟益。(2013-08-31)



2013年10月7日，马来西亚凤凰友好联谊会、七州老友联委会、21世纪联谊会支持董总百万签名运动，并提交签名表格给董总。前排左起：陈炳权、方山、杨静来、彭明祥、李群熙、符昌和、叶新田、邹寿汉、陈益、林裕、黄栢森。



2013年9月1日，董总与各华团代表在交流会上达致共识并发表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发表后，全体合影。注：左5起为李毅强校长（教总）、叶新田（董总）、邹寿汉（董总）、余安（留台联总）。



反对《教育大蓝图》，柔佛各社团协办抗议大会。



◀彭亨老友联谊会会长林裕将签名表格移交董总。叶新田（中），邹寿汉（右）。（2013-10-11）



▶彭亨各地将签名表格移交董总。（2013-10-11）

峇株巴辖“华教课题汇报会”

2015-01-05 11:42 星洲日报 / 地方新闻



华教领袖及嘉宾在“华教课题汇报会”上合照；前排左起刘水钦、许炳正、邹寿汉、李儒森及杨庆福；后排左起陈纹达、苏祖池、张敬良及廖宗明。（图：星洲日报）按：杨庆福是董总前财政，中风后行动不便，但他个人收集了超过2万个签名，成绩可喜，精神可嘉。

（柔佛·峇株巴辖4日讯）柔佛州爱护华教联合会属下峇株巴辖县爱护华教工委会今午主办“华教课题汇报会”，现场通过4项爱护华教提案，包括吁请柔州董教联合会中央代表悬崖勒马，回归华教正途。

边卖豆腐花边收集3000签名洪老伯千元捐董联会

2014-05-16 南洋商报/森美兰

洪崇伟（左三）将签名表格移交苏祖池，左起巫润平、苏祖池、张志开及曾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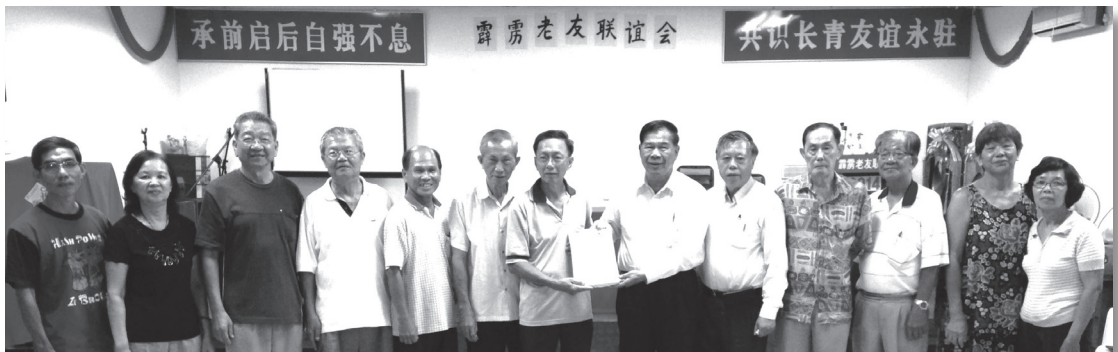
（芙蓉15日讯）卖豆腐花老翁热心教育不落人后！73岁的洪崇伟今早将所收集到的超过3000个“反对教育发展大蓝图”的签名表格移交给森美兰董联会，同时捐献1000令吉作为森董联会购买会所基金。



叶新田（左4）移交百万签名运动的表格予黄德。左起林明镜、邱锦成、邹寿汉，前排右起林裕、卢宇廷、何筱筠及冯雪萍。（图：星洲日报）2014年5月15日星期四。

叶新田说，第一阶段签名运动取得70万人和2千700个团体签名支持，第二阶段签名运动已展开，希望能收集尚欠的30万人和300个团体签名。

“各州董联会将负责收集约20万个签名，其余10万个就有赖于其他团体，包括绿色盛会及全国华团的鼎力相助。”



吡叻老友联谊会呈交《反对教育大蓝图》经签名之表格予董总主席叶新田。左起：蔡新友、蔡金梅、王瑞国、汤毅、刘永金、朱茂球、谭亦驹、叶新田、邹寿汉、麦翔、黄应清、陈亚妹、黄妹。（2014年7月6日）

22/3/2015在马六甲行动党晚宴发动董总百万签名运动，共收到500个签名。



地点：马六甲培风中学

参与团体：

马来西亚华校生协会

马来西亚爱护华教联合会总会

马六甲爱护华教联合会

柔佛州爱护华教联合会

居銮县爱护华教工委

峇株县季护华教工委

“5·31”华教救亡大集会上



2015年阳光行动“5·31”华教救亡大集会上，叶新田（右8）接收张守江律师（右7）带来的砂拉越群众的近两万个签名；又隆市某代表（左8），也呈交数千个签名。这是百万签名运动宣告一段落之后，又有超过两万多个签名赶到补交。